

JUN 21 1947

湖南青年

贈閱

本期要目

社論

湖南的復興
延安的教訓

論著

中國財政的現狀
湖南的開墾與墾殖

文學

國立的治
去

各地通訊

鎮江風
台灣事變的眞像

科學知識

恆星及其進化的程序
封面設計



鐵田
城渠

易白
方藜

程譯軒

全洲

劉

幻

切爲了
九(濟一)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四月廿日出版

社論

湖南真有餘糧嗎？

自政府實施經濟緊急措施方案以還，暫時壓住了一般物價的狂跳；長沙市的米價，由黃金高潮時期的十餘萬元一石，慢慢降到了七萬左右，中小市民們和薪階階級，方在額手稱慶！情知難望繼續下降，祇好壓香禱祝，莫再上漲！

正在這個稍告穩定的當兒，等得不耐煩的糧食老闆們竟說我們湖南今年還有兩百萬石餘糧，請求他們的商聯會轉請政府准許外運，接濟廣東民食，一以調劑湘省金融，一以與洋米一爭雌雄，這假如真確站在以善補不足和貨暢其流的觀點來請求，大家是應該贊成的，但是我們要問各位老闆們所說的餘糧數字，是否正確可靠？如果政府允許湘米外銷，糧價是否又會發生波動？湘米運空了，今夏青黃不接，如發生糧荒，由誰負責？這些問題如獲圓滿答覆，我們當然贊成政府「准予所請」，然而我們敢於斷定，只要省政府剛剛解除湘米出境的禁令，糧價便會大漲特漲，並得要買米吃的大多數的善良人民唉聲歎氣，飯灶生煙，漲得擁有存糧的最少數的糧食老闆們眉飛色舞，黃金萬兩，漲得少數人笑，多數人哭，而事有不地設想者矣！

彷彿記得不久以前，省參議會以吾湘浩劫之餘，元氣未復，上年湖南各縣，或以土荒地蕪，（如祁衡）或以蟲災水患，（如嘉禾、永明）收成歉薄，苦難未已，請求行總糧務增撥救濟物資

長沙雜誌一覽表

刊名	發行人	內容	容	訂閱處
羣情月刊	應東吾	生產經濟建設綜合性雜誌		長沙司馬里四號
革新月刊	莫置元	時論，黨政革新問題		長沙湖南省黨部內
社會評論	劉修如 匡文炳	時論，學術，文藝，社會述評。		司馬里明德村一號
金融匯報	金融匯報社	西南各省財政金融經濟綜合性刊物		局後街
建國雜誌	仇興	圖畫，時事，學術，文藝。		伯陵路建國文化社
衛生旬刊	尹一彬	醫藥新知，衛生常識。		湘雅醫湖南省衛生處內
湖南衛生月刊	龍毓登	衛生評論，醫藥著述。		同上
大同半月刊	張斐然	時論，文藝，警察知識。		又一村湖南省警務處內
自治月刊	劉千俊	地方自治問題		又一村民政廳內
今日婦女	郭俊	婦女問題		又一村湘支部內
新合作	王治華	合作問題		瀏正街一四六號
明日之土地	馬寶華	土地問題		湖南省地政局內
湖南青年月刊	李樹森	論著，文藝，學府風光，各地通訊，科學知識。		長沙熙寧街

特載

為慶祝第四屆青年節敬告湖南青年書

李樹森

親愛的三湘青年：

今天，是第四屆青年節，同時又是革命先烈紀念日，全國同胞無不歡欣鼓舞，慶祝勝肅，紀念先烈。尤其我們青年景仰先烈的雄風浩氣，體念本身的大責重任，更是熱血沸騰，發揚蹈厲，思所以繼承先烈的遺志，開拓國家的坦途，報答先烈，報效國家。革命先烈為三民主義而奮鬥犧牲，光榮史跡實足可泣可歌，但是到現在三民主義並沒有全部實現，也就是革命先烈的遺志沒有全部完成。元首昭示：「五十年民族歷史，五十年革命歷史之繼承者應為今日中國之青年！」元首期望我們青年是這樣的殷望遠大，大家便應立定志向，振起精神，把這嚮往開來的天職，一肩頂當。

檢討革命的發展，環顧當前的局勢，在現階段，我們青年必須當仁不讓，負荷三大任務：

第一，維護統一，裁平內亂。自抗戰勝利之後，舉國上下，一致渴望在和平安定的環境中，休養生息，推動建國工作，可是中國共產黨徒，別具肺肝，割據地盤，爭奪政權，年多以來，在華北和東北各省，稱兵叛亂，禍國殃民，我們的政府，以養的養着「政治解決」的誠意，寬容忍讓，遷世共見。最近共產黨徒，竟喪心病狂，變本加厲，向政府提出兩項無理要求，一再發佈所謂「總動員令」，企圖擴大內亂，妄想顛覆政府。「政治解決」已經由他們關閉和談之門，而宣告絕望了，政府為了解救剝奪的同胞，為了保障人民的安全，不得已而採用武力裁亂的辦法，共黨竟因了十三年的延安，竟經收復，今後他可能師法張獻忠李自成的故技，盲目騷擾，流毒四方。我們湘西沅水一帶，正遭着奸匪李人林部的禍害，好在軍警得力，不久即可消滅，回想民國十五年，我們湖南飽受赤色恐怖，至今還使人談虎色變。我們要齊一正志集中力量擁護政府的裁亂政策，服從政府的徵調，參加這最後一次的裁亂工作，肅清民族敗類，實現真正統一，使全國同歸，重享和平幸福的生活。

第二，參加憲政，促進民主。選政於民，實為善政是中國國民黨數十年的夙願，上年國民政府召集國民大會，制定憲法，今年元旦，隆重公佈，並規定了實施的日期。革命先烈和先進們流血流汗，誓死爭取的民主政治，馬上可以兌現，我們青年今後根據憲法的關係，有一般人民應享的權利，也要充盡現代國民應盡的義務，從政治上得到平等，可是我們的國家，由於教育尚未普及，和頻年變亂紛乘的關係，使一般人養成了一種消極則不負責任，積極則破壞法治的習慣。現在要把他們納入民主政治的正軌，我們青年必須為民前鋒，率先倡導，使一般人在社會，應以守法為道德，以負責為光榮，不以個人的利益妨害國家的公益，不以個人的自由，侵犯別人的自由，大家養成了奉公守法的習慣，蔚為風氣，然後我們的憲法，才會流為其文，我們的民主政治，才可以名實相符，盡善盡美，所以當此行憲前夕，我們青年實負有關風氣之先的責任，要普遍深入民間，宣揚憲法，經過八年抗戰的慘重犧牲，真是創鉅痛深，雖然一度淪於四強的崇高地位，可是受着共黨叛亂的影響，國際光輝，又黯然褪色，甚至莫斯科四國外長會議中，莫洛托夫甘言不盡，提議要討論中國問題，事情雖沒有成功，但他給予我們的侮辱，實在不少，我們要提提高國際地位，首先還是要充實自己的國力，假如我們是個力量充沛的國家，誰敢公然侮辱？誰敢干涉我們的內政？國民革命的終極目的，是要建設三民主義的富強康樂的中華民國，八年多的抗戰，是為了要建國，建國的步驟，國父在建國大綱和實業計劃中，已經為我們打好了一張輝煌美麗的國策案，元首在「中國之命運」一書中，也更是「建國的基本工作，在於教育軍事與經濟的合一」，強調心理、倫理、社會、政治、經濟五大建設之重要，並勉勵我們青年做飛行員，邊疆屯墾員，鄉村自治員，中小學教師，和鑛冶工程師，這是我們最正確的方向，只要我們青年格遵國父「立志做大官」的遺訓，大家對準這個目標，分途苦幹，相信十年二十年之內，教育軍事經濟各方面，都會有飛速的進步，國家的大業，可以充實，人民的生活可以改善，四強之一的國際地位，也自然實至名歸可以恢復。

上述三事，是時代賦予我們的神聖使命，不容畏葸，不容觀望，更不容退避，假如奸匪猖狂，內亂不息，憲政不行，國力不充，我們青年的前途，固然是慘悲黯淡，而國家民族的命運，更會莫測不測，所以我們革命青年必須犧牲奮鬥犧牲，達成這三大任務。親愛的三湘青年，發揚我們湖南傳統的革命精神，加緊團結，加緊努力，我願與大家同心同德，攜手前進，為完成先烈遺志而盡瘁，為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

論著 楊西孟先生講 中國財富分配問題

本刊特約記者 曾子淵

這篇演講係國立北京大學經濟系教授楊西孟先生最近應該系一三三年經濟聯合會之請，對同學的公開學術講演。因為時間關係，本記錄不及請楊先生過目，這是應致歉的。其次如有錯誤，也由記者負責。

生產和分配，是經濟學中兩大問題，在各個時期的看法也不相同，生產問題早便有人談了，北伐時才有人討論分配問題，到後來大家便不談了，似乎變成了一種忌諱。生產問題談的人便更多。其實這也沒有多大的忌諱，不過為了避免某種衝突，大家便不願談罷了。談生產問題是不傷害任何一方利益的，談分配便有損害某一方的利益。但是我們站在知識的立場，為認識問題去分析，不是以感情用事，這是在大學裏應做的事。

從個人觀點來看財富，如田產，房屋，黃金，外匯，股票，公債，傢器，衣服，書籍等都是，這是物質的權利也可以是財富 (Property of Rights)。從社會的觀點來看：如公共的財產有鐵路，學校，醫院，工廠設備，交通運輸設備，公共事業設備，存貨。私人的財產如農家的牲口，田地等。更擴大的看法，應該把社會組織，知識，教育，技能等都計算在內，但這是很難統計的，現在不少的英善經濟學家正在做這工作。談分配自然便要談到財富的總價值，如以上所說各種財產之總和，過去多未把廣泛的財富計入，如社會組織等，因為計算不容易。有從國民所得 (National Income) 來計算，看消費多少，留下多少，便是總財富。

我國的全國財產估計雖然有，但是不很正確，國民所得的統計比較可靠。我國國民所得戰前約為 \$30,000,000,000 (譯音)，所謂國民所得計算有二法，一看總生產，一看收入。美國國民所得約 1400 億元 (譯音)，有一個公式順便介紹給各位，也就知道貧窮的原因：National Income 十人口 = 平均每人所得，在世界上除了印度，平均每人所得的數字以我國最低。

我國財富有限，人口很多，分配問題就困難了，有的人說：「只有這一點財富，就是平均也不夠呀！所以不是平均問題，而是要提倡生產，生產工業化。」這說法看來有理，但問題是在討論短期的呢？還是長期的

？(Short run or long run) 短期要解決的不解決，等到將來骨頭都爛了，那又有什麼用？這問題的嚴重在戰時便可以看出了，因為大部份財富要消耗在戰爭上(軍費)，不注意分配，大家便沒法活下去，戰時英美都是按各人的需要(之是)來分配，不是按慾望(Wants)來分配，得到最大的效果。東西少，分配又不適當，就一場掃除了。生產是長期的看法，這是經濟建設問題，今天沒有時間談。目前最迫切的是分配問題。在戰前大家都聽見中山先生說過，中國祇有大貧小貧之分，財富都窮，在過去分配可以說相當的均。中國繼承不是長子獨佔，數子均分，財富的集中還不利害。為了預防不均，孫先生提出了節制私人資本，平均地權的新法。不幸，到抗戰以後，十年來，財富分配越來越不均了，財富集中在少數人的手裏，這種現象政府中的人也不否認，報章雜誌上都常看到。對這種現象，我們要了解富的究竟富到什麼程度？窮的窮到什麼程度？大家都曉得戰前胡適校長和魏的朋友雜誌，祇要每人湊一點錢就可以成功，現在他們便辦不起了。在昆明的時候，我們很多人窮到買不起筆墨紙張的地步。從前滿清末年知府有十萬兩銀子的家當便很多了，北京城出賣一個王府也不過幾萬元(像私自除外)現在却不同，有錢的在美國存了幾百，幾千萬美金，從前法幣二千萬不過合一百萬美金，現在有六百萬美金的人很多，現在分配不均比從前利害多了。

為什麼會不均，學經濟的會講價格，供求……，現在這些經濟力量還在，但還加上了一種政治力量，換言之就是假借公權力來取得私利，有三種方式：

- a. 直接的取用：就如兩個好朋友，你的錢放在我處，我便享受了。中國不公私由來已久，小的如機關的工役可以派到家裏做事，大的如公款移別用。
- b. 假用徵稅權力 (Taxing Power)：徵稅權力只國家有，徵稅的方式有：

1. 通常的徵稅：如直接稅，間接稅，都有規則條文。在我國這個辦

法行不通，因為窮的無法徵，有錢的不敢徵他的，要徵的話真是太歲頭上動土，他不徵你的就好了，許多經濟系畢業到社會上做事的同學就曉得這情形。徵到了的要留一部分，未徵到的早已變了質。

2. 收費：這個原來是人民要政府做事如辦護照便要納費，現在却被官吏利用，許多事情雖然無明文規定要納費，暗中却有規定，不納費便不替你辦。甚至機關與機關之間也要納費，記得戰時雲南修飛機場的時候便有這樣事，包工的公司為要早運材料，依限完成，運輸機關便要特別費用。買票坐飛機，保甲長……都是這樣。要錢的看你談急，貪當作標準，真也可說是「公平」了。

3. 發鈔：這是最殘酷的方式，最不公平，對固定收入者，薪水階級者的打擊更大。明減你的薪水，必引起你的反感，暗減明增，叫你哭笑不得。小商人也是吃虧的。物價變動，力量大的更能與波作浪，如像傅孟真先生說的：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蝦米吃淤泥，最後還是人民負擔。發鈔是一個不簡單的學問，不能多談。

4. 公營事業：我國公營事業真正為國家賺錢的很少。許多大企業都是利用公家的機構，造成獨佔，如糖業上說的某製糖公司等。許多表面上是私營的，實際上是藉公家權力的。

5. 利用金融管制：例如管制外匯以後，有了整齊的辦法，有的人可以核准，有的人不准，又如改革幣制也是一樣，事前曉得的人，祇要一曉得便可以發大財，總之管制越嚴，便越有辦法。

分厚不均的影響使本來窮的不能生活，終因疾病而死亡。社會組織也因此而破爛。同時也違反社會正義，貪污是犯法的事，但以上所舉的例子，有許多都是經過合法手續的，像發鈔，收費，管制外匯……等。所以我們應該認真地利用公家權力以取得私利的，均應視為貪污。我們在歷史上所看見的貪污，都不是用前面那些辦法，是直接剝削，前面那些辦法是透過了價格，使你不知道，不覺得，這些方法真可以說是現代化了。現在一般人甚至把觀念都變了，常可聽見一般人說：「某人真能幹，幾年不見，現在闊起來了！」這就好像過去把男人當豬子，女子逼着看做美觀一樣。假如分配不是弄得如此壞，社會人心決不至如此糟。生產更沒有辦法說，大家都窮，生產了賣給誰？

怎樣解決分配問題，到了不得已的時候，政府難免不用嚴刑重罰，許多人都說要他們把錢拿出來，這祇是初步的問題，主要的是要注意他們運用什麼力量獲得，應該不許再運用這些力量去圖私利。

有人說所謂官僚資本，豪門資本，資本兩字也恐怕有小問題，所謂資是用來生產的，所謂官僚資本，不見得是用來生產。不如稱之為既得利益 (Vested Interest) 不僅指財富，並且包括取財富的機會，地位，權力。這是應該打倒的。

(接第八面) 個，但我覺得沒有比「由於工作太忙，兼事太多」更合理的理由了！盧先生真不愧為是一個細心觀察的哲學家，的確是一針見血之論。你想：一個人一天教上六、七小時的課，不說課前的準備與課後的閱卷，就祇一個開會聽聽國文教師的唱下台，也夠倦人的了！盧先生最後提到改進的希望：「第一是要改善國文教師的待遇，以救一班為原先所迫而退的希冀手來贊成盧先生的這一提議，我除了附議盧先生對於國文一科的提議外，我還提議，英文、數學，也不能超過兩班，其他如史地公民理化等科，也要不超過教部的規定才好，總之，要以專任為原則。因為一個時間精力，兩都有誤，相課過多，自然難免敷衍了事，誤人子弟，這是鑄制兼課制的最大流毒，我們努力除，而且急除此弊！」去年省府在二十九次常會裏，通過了一個省立中等學校實行分職專任及待遇暫行辦法，當然，是針對此項流弊而發，現在除省立學校已分別實施外，私立學校，大部也在次第改進，如長沙清華中學，便是採行絕對專任制，而且不僅各科的教學，完全是符合我們的希望，尤其對於絕對師制的創始，令人欽佩，學校審處比，可說是的確到了的，如果說湖南中等教育是一片沙漠，那麼，長沙清中，可說是沙漠中的绿洲了。

願意從校長，我實在應該拿出我的主張來結束此文，我覺得：今後我們要建設的，是一個獨立、自主、富強、康樂的新中國！今後的教育建設，首先就要剝除那種盲目抄襲或全部移植的作風，尤應即改過去只顧教育為獨少數的有階級做法去提高社會地位，與升官發財的門徑！就原則而論：(一)在需要上，應該就是教育建設，而不是教育官員！(二)在精神上，應該就是平等、獨立、自主而不再偏重，追隨，仿效！(三)在方法上，應該就是全盤的改造，而不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零星割補。(四)在內容上，應該就是生產與文化的完整，而不再分崩離析。(五)在成效上，應該就是質與量的並重，而不再單著眼於量的擴充！(六)在方式上，應該就是自動、自發、民主、合作，而不再是被動、注入、命令、強制！(七)在關係上，應該親如父子家長的師生情誼，而不再是知識的傳授或商品式的販賣。中等教育的主要任務，就在訓練民衆教育，推動民主運動的品，中等教育的本身，首先，就應充分的具有民主精神，湖南今日的中等教育，無論是質和量，或精神與方法，內容和需要，都還有待於百尺竿頭，更求進步！(載自省政府編譯室「新聞資料」)

湖南中等教育的近貌

政先

如果說教育是有開「百年大計」的立國根本，則承上啓下位居樞紐的中等教育，該是根本的第一塊基石了，其在教育階段中所佔的重要性，是不待贅言的。

湖南在全國的文化水準上，佔了一方頗光榮的地位，這並不是「阿Q」式的自詡，實在的也許是衡嶽滿湖的鐘靈毓秀！楚國的兒女，常多文思敏想，情韻飄逸，於剛毅任勇之中，每兼有纏綿悱惻之美，今日外方人士，所樂與三湘兒女友善的，也許就是這些雙重文化所孕育而成的氣質，歷代人才輩出，蔚為大觀，無論過去與現在，都有着光輝燦爛的史頁。然而小學教育，其主旨與實施方針，祇在於「發展兒童之身心，培養愛國之道德，及生活所必需之基本知識技能」，自這談不到學風的建立或民性的轉移；高等教育呢，則息息相關，但湖南的高等教育，並不算發達，這是大家所熟知的事實，則今日湖南教育的成就，無庸贅言，是得歸功於「中等」這一階段的了。記者今日，深願以最忠實的筆，來報導這個有功於湖南學風的建立及影響民性的中等教育的近況：

儘管歷史有關於整個事實的發展，然而我們今日究竟不是專門研究歷史，尤其不是研究中等教育史，所以這兒，請恕我把抗戰以前的一切，都姑且從略，即使為了事實的明白，偶爾也作粗線條的比較，然而那是極其偶然的。

我想首先報導湖南現有中等學校的數目，然後從這一事實，來探求牠的內情。

據教育廳最近所發表的統計：省立中學是十六校，縣（市）立中學七校，私立中學一九〇校。這共計二百八十三校中，有二〇六校是戰時或戰後的產兒，這就是說，在數目方面，已較戰前約增四倍，這當然是一個可告慰於人的事實。師範呢，也增加了將近一倍，計省立師範十二校（內七校係戰時創設），縣立師範三校（內二校係戰時創設），簡師五校（內二校係戰時創設）。職業教育在全國的中等教育中，向來是居末位的，湖南當然也不能例外，雖在戰時也增加了一倍有奇，但公私立一共還祇五九校，（內省立十四校，八校戰時創設，縣立十一校，九校戰時創設，

私立三四校，二〇校戰時創設）這個「六十」花甲不到的數目，在四〇七個中等學校中所居的地位，比較起來是頗有遜色的。

二十萬方公里的湖南面積，可算是相當的廣闊了，因之四〇七個中等學校，雖比戰前的一三二校，已增加了快近三倍，但平均起來，仍要五〇〇方公里，才有一所中等學校，所以這不得不還有待於湖南教育界的繼續努力！不過假如以三千萬的湖南人口來平均，每校暫以五〇〇名計算，則受中等教育的學生，是一五〇分之一，這在全國三〇〇〇〇分之一比例中，是佔有相當光榮的地位的。然而「春秋實備嘗者」，我們不要僅僅在「量」方面來向人驕傲，還得變進而求「質」的精良。我們常常聽得人說：「一以當十」或「一以當百」的話，我希望這不是一種抽象的形容詞，而是真實的數學計算。因為我們不可否認的，湖南今日的中等教育，在「質」的方面，是尚有遺憾的，這無論是從升學或就業的成績上，都可以看得出來。「不過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經濟是事業成功的要素。假如我們要求質的改良，首先就要求得經濟充裕。無錢不能辦學校，更不能辦好的學校，這是大家所公認的事實，並不是我要「金錢至上」。實在的，儘管教育的理論和方法，講得如何動聽，教育的制度和法規，定得如何周詳，如果沒有適度的教育經費，終是枉然的。那麼，現在讓我們來看看湖南教育經費的分配吧！

三十五年度湖南全省的政費是六、六〇一、六八一、八一八元，用在教育項下的，是四三五、七一、〇〇〇元，這種百分之六、六三的比例，已經是相當的可憐了；而用在中等教育項下的還僅千萬元。在通貨膨脹的今日，千多萬元，算得一回什麼事？無怪這「量」方面的畸形發展，而要釀成「質」方面的遺憾的！也無怪湖南教育界的人士，要天天嘆氣，學生的家長，要停止送子弟入學的！因為政府的經費少，便是教員的待遇與學生的負擔重，這有如天平的法碼，絲毫無爽。現在公私立中等學校，除開全公費的師範生不計外，平均每個學生，至少要繳四十萬元的學膳雜等費，再加上衣服零用書籍川資，一個學期，八十萬元，總算還是一個沒有亂花錢的好學生，至於教員的收入呢，這與他教課的鐘點成正比

普通是以米計算，每點鐘高中約四升，初中約三升，每月每人約三四五石不等，我們常常有「斗米望天旱」的笑話，湖南的教員，現在頗多「石米望價漲」的人；他們並不是希望「時難年荒」，實在是因為整頓力竭所換來的代價，就是這一點米！

根據以上的事實，湖南的中等教育，很明顯的有它的特質，也有它的弱點，我們應該「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它的特質是甚麼？

(一) 私立學校，多於公立學校——除開師範學校以外，無論中學或職校，都是私立的遠較公立的為多，這很可證明湖南人大有捐資興學的義舉，和提倡教育的熱忱，如有五十年歷史的周南女校，便是由朱劍凡先生一人捐資創設的。又如名播遐邇的蕩芳女校，也是由曾寶孫女士獨個經營，直到今日，仍由曹子谷先生之經辦其他如胡子端先生之創辦明德，彭國鈞先生之設立修業，曾子谷先生之經辦文藝，他們無不是孜孜不倦，終生致力於教育，盡瘁於學校，值得百代頌歌，萬流景仰。

(二) 國文成績超過他科成績——除了特殊的個別差異之外，這似乎已成了鐵的事實：湖南學生的國文根基，比普通一般的要好，不是一「花呀呀」的新詩詞，能胡謔幾句，即是「之乎也者兮」的古歌謠，也頗能風彈三曲。有些人歸功於湖南的守舊習性，也有些人說是由於何前主席提倡讀經的效力，大體還是互為因果的。因為守舊，所以讀經。生為一個中國人，當然是應該要瞭解本國文化。國文好，無非學，是事屬必要，不過，在西洋科學昌明的今日，已不是一「東胡西夷南誠北狄」唯我獨尊的世紀了，我們除開學習本國文化以外，還得研究外國語文，迎頭趕上碧眼金髮的科學文明，因之，我頗不以國文成績超過他科成績為滿足，我們還要求得他科成績的平均進展。

(三) 戰時或戰後的教育，較戰前發達——這是一個頗堪自慰的事實。以戰時的兵荒馬亂，漫天烽火及戰後的破瓦頹垣，百廢待興，公然有如雨後春筍的學校產生，的確是難能可貴！因為做到強款不絕；已屬不易，何況突飛猛進的增加了三倍之多。誰說湖南的政府和湖南的教育界人士，不在這兒苦苦的撐持！

(四) 私立學校的成績，常不亞於公立學校的成績——私立學校，不僅在量方面多於公立學校，而且在質方面，也常不亞於公立學校，在戰前，湖南的私立中等教育，譽為全國第一，我們常耳聞：「南明德北南開」

最近行政院特別撥款救濟的，又是雅禮和明德，這都是私立學校。自然我們不難想像這是政府有意的鼓勵，但我們應藉着這一點鼓勵，而更奮發，而更向前。

湖南的中等教育，既有如許的特質，是不是就算是盡善盡美了呢？不，決不！我說過：「有它的特質，也有它的弱點」，除開大家所公認的全國現行中等教育的最大缺點：——祇顧及升學準備而疏忽了其他許多應盡的任務，以致造成失業，中等學校集中城市，教育與生產脫節，課程混亂，師張……種種的缺點，湖南都應有盡有外，還有兩個特有的弱點：

(一) 是男女學校的比例，懸殊太大——在四〇七個中等學校中，除了極少數因在戰時轉變一時兼收極少的女生以外，純粹的女子學校，祇有四十五個，然而男女的人口比例，却又又是百分之百的一比一，這在「男女平等」，「男女教育平等」高唱入雲的今日，是頗令我們感到遺憾的！根據國內需要，和國家財富的足否，甚至於根據心理學上男女興趣的差異及智力的發展，高等教育，可以不必汲汲於馬上男女平等，但中等教育，是應該也需要男女平等的，尤其是職業和師範，女子似應佔在佔先的地位才行，現在是民主的時代，民主是全民主政，不是某一階級，或某一性別的專政。因之，記者深為湖南的婦女代抱不平，要向湖南的教育當局，及湖南的教育界人士呼籲——多辦女校！多辦女子職業學校！多辦女子師範學校！

(二) 是教師的鐘點制和兼課制——上面說過：教員的收入，是與他的教課的鐘點成正比的，因為是計時給酬，則在這米珠薪桂的時候，八口之家的教師們，既無點石成金的魔法，復無貪贓枉法的機會，而歌歌待哺的妻室老小，所依以為活的，便是那一幅啾啾的嗶啞，這還得不令他們拚命的多教課，多兼課呢？現在長沙的中學教員，除開史地公民每週教四十分鐘以上，是屬司空見慣的以外，即是要改卷子的國英算，也在五班六班之上，甚至於甲校的重要職員如教務，訓育主任之類，在甲校教上五班國文或六班英文以外，還要兼乙校的國文或英文一、二班，儘管是由城南跑到城北，或城南跑到城西，他們總不推辭，總是教，總是兼，我佩服他們的精神，也可憐他們的生活！至於為學生受益而起的復俸，那是更不必說了！記得廖人祥先生，曾在不久以前，在中央日報上，發表過一篇「一個未可忽視的中學教學問題」，洋洋大文，不下五千餘言，痛陳現在中等學校國文教學問題的嚴重性，他分析教師發生錯誤的原因雖共有六（轉第6面）

從希土問題看國際局勢

李幻如

「一葉落而知天下秋」。

從希土問題，大略可以窺測國際的新局勢。

三月十二日，美總統杜魯門向國會發表演說，要求撥款四億元援助希臘及土耳其，以「抵制共產主義的威脅」。這一舉措，被比喻為「向莫斯科會議投下了一颗炸彈」。美民主黨參議員約翰生稱：「總統之演說，等於未發表之宣戰文告」。英國工黨報紙「每日導報」稱：「此項演說，為對蘇聯之卒直挑戰。」華萊士在廣播中評語稱：「吾人所遭運者，並非希臘之危機，實為美國危機」。從這些話語中，說明了希土問題對國際影響的重大。

這一事態，完全揭露了美國外交的真面目——向世界宣告：美國採取的是積極的外交政策，是對蘇聯強硬的外交政策。

從馬歇爾繼任國務卿，大家態度美國的外交可能有改變。中國軍調部的撤銷，及宣佈駐華美軍將撤退，大家更以為是馬歇爾對莫斯科表示讓步的象徵。連華萊士也抱這樣的見解，他說：「馬歇爾就任國務卿之後，使美蘇局勢益見緩和」（二月十四日）。但這種觀察，得到了相反的證明，首先，美副國務卿阿曼遜在參院原子能委員會的「失言」，他指責蘇聯的外交政策具有侵略性及擴張性。馬歇爾對於因此而引起的蘇聯抗議，加以「強硬」的拒絕。如果說這是馬歇爾登台後對蘇「強硬外交」的胚胎，那末，對希土援助的宣佈，便是馬歇爾「強硬外交」的分枝。這予世界以啓示：貝爾納斯的路，也即是馬歇爾的路，而貝爾納斯未曾走到的路，也許馬歇爾即將走到了。

希土問題，直接表明了美國的「強硬外交」。這在世界新局勢中，有着決定性的意義。

這種「強硬外交」，最先的影響落在莫斯科會議中。

莫斯科會議，如所週知，這是一次決定一九四七年國際局勢的會議，在這次會議中，我們得看兩個主角演出的戲——莫洛托夫的演出，將說明蘇聯對世界的態度；馬歇爾的演出，將說明美國對世界的態度。美蘇矛盾

能見緩和，美蘇在會議中能夠互忍互讓，世界便可以暫時獲得安定與繁榮，否則一九四七年將受「新戰爭」的威脅，而整個世界必然更陷於既歷不安。迄月前為止，將近一月的會議壇上，雖然也有小的風波，但不似去年歷次國際會議中的舌劍唇槍，向會場裏面，莫斯科會議是有成功的可能性的；但我們向會場外面看——這個希土問題，杜魯門總統宣佈援助希臘，却使會議頓時籠罩了嚴重的氣氛。

莫斯科會議，需要蘇聯對美國容忍，需要美國對蘇聯讓步，而美國援助希臘，却表明美國不願意對「共產主義勢力」讓步。

莫斯科會議，需要解決海峽問題，而美國援助土耳其，却表明美國不能容許蘇聯控制海峽，不容許蘇聯進入地中海。

從希土問題也說明了，美國不僅要援助希臘，還要進一步援助一切受「共產主義威脅」的國家，事實上，援助希土案提出後，杜魯門提議撥款三億五千萬美元，協助中、義、匈、波四國（三月十四日），而據華盛頓陸海軍日報載：預料美政府將撥款五億七千萬美元，以援助各國，其中除希土四億，中國五億外，朝鮮預定為三億，奧一億五千五百萬，巴爾幹各國二億，德四億七千五百萬，日本及太平洋區二億（三月十五日）。

主要的不在於這些撥款援助，而在於正當莫斯科會議開幕後二日，美國宣佈了這些援助，因而便成為「對莫斯科會議投下了一颗炸彈」（路透社語）。在這顆炸彈爆炸之下，莫斯科會議能夠獲得妥協的可能性便大為減少了。而一九四七年的局勢，也將因此趨於發生一切的擾攘不安。

從美國援助希土這一事實，我們也可以窺知在美國心目中的國際新局勢的輪廓。實在說來，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世界的紛亂——美蘇的對立，是由於世界新局勢沒有形成，蘇聯「安全圈」的擴大，使美英感受威脅，美國戰後外交的核心，即在於一面壓服蘇聯的「安全圈」，一面擴展本身

的商業領域（當然也是戰略基地）。因而從芬蘭——德國——奧地利——匈牙利——希臘——土耳其——伊朗——中國——朝鮮——日本，在這個半圓圈上，走馬戲式地展開美蘇雙方的鬥爭，這種形式非常顯明：一方面蘇聯要穩保或擴大這個圓圈，一方面美英要攻破或壓縮這個圓圈，當這個

圓圍沒有成定形以前，也就是世界新均勢沒有建立。

一年餘以來的美蘇對立，却沒有超脫這一意識。

不論對美英或蘇聯說，這種廣大範圍的鬥爭，是難勝負荷的，英國決定從希臘撤退，可以說是知難而退，蘇聯於去年從中國東北撤退，從伊朗撤退，在中歐從奧匈撤退，也可以說是實力不支。美國對這個問題引起國內的爭論，美國大部份人從孤立派虎說等到自由主義派子華萊士等，都主張讓美國從這個鬥爭圈上撤退，國會將預算由三十五億，減去六十億，其中國防費被減去二十五億之多，即是要縮縮國外的軍事行動。但另一部份人，包括海陸軍重要將領如麥克阿瑟、李海、柏德遜等，以及共和黨要人范登堡，前國務卿貝爾納斯等則認為這種撤退，將使世界陷於「共禍」，「趁目前掌握有原子彈時，美國不畏懼任何戰爭」，這種急進論無異支配著華府的外交。但在這兩種爭執之中，產生了另一種意見，著名的政論家李普曼（Walter Lippman）提出了他的策略，他認為英美支持沿蘇聯廣大邊界的國家，從滿韓起，中經中東與巴爾幹，以迄中歐，以企圖阻止蘇聯的擴張政策，現在是失敗了。無論美國的金錢，或英美兩國的人力都挽救不了這到處失敗的政策，他以為美國應停止嘗試在蘇聯的周圍來阻止他擴張，而應該開始採取幾個基點，例如德國和西藏，土耳其和日本等來阻止他。這一政略和戰略，華府當局是頗為首肯的。杜魯門總統提出援助希土，可能是李普曼計劃的實現。

誠然如此，則美國戰後新均勢的藍圖已經具體顯示出來，在這個藍圖中，地中海，特別是東地中海，最為美國所注目：（一）美國從英國手中獲得伊拉克的特別權，要保衛中東的油田，就得控制東地中海；（二）達尼爾海峽是阻止蘇聯涉足地中海的要隘，要控制海峽，就必須控制土耳其；（三）廣大的巴爾幹已經「赤化」，碩果僅存的希臘，目前在美國眼中可以發生兩種作用：作為進取巴爾幹的橋頭堡；作為防止蘇聯由巴爾幹下海的關門。這樣，所以在大戰以後，美國的戰艦一直停泊東地中海，去年四五月間，美航空母艦「羅斯福」號統率的艦隊訪問希臘的比里牛斯港，也訪問土國的士麥拿港，美空軍更訪問雅典，這些類乎項莊舞劍的姿態，已具體顯出他的用意所在。目前，杜魯門宣佈援助希土，祇是說明，美國已經把東地中海作為禁備，作為戰略基地，作為國際新均勢中的美國勢

力圖。

我們還須指出來，美國視東地中海為禁備，主要雖然在對付蘇聯，次要的却在對付英國，英國，這個在戰爭中破壞了皇冠的帝國，現在不得不忍痛由地中海撤退。

二月底，英政府發表聲明，宣佈駐希臘英軍自三月起至五月杪，將全數撤退。英軍所以決定撤退，由於：（一）財政問題，英國無力負擔這筆在希臘駐軍特別的開支；（二）國內人力缺乏，二月間，英國遭遇的煤荒，為二十年來所僅見，煤荒的主要原因，係人力缺乏，無法開採，工黨中被稱為「叛黨」議員的西里克斯，曾因此指責貝文的外交：「吾人務須在當前之外交政策與增加煤斤來源兩者之間，有所抉擇，吾人如在希臘與巴力斯坦等地留駐軍隊，吾人即不能獲得更多之煤，更多之出口，更多之糧食」。應付國內的難關，英軍才決定從希臘撤退。也因此，才使杜魯門總統決定撥款援助希土。

美國對於地中海及中東早已垂涎欲滴，在大戰中及大戰後，美國漸次與埃及，沙特阿拉伯，訂立航空協定。伊拉克的油田，也與英國平分春色，巴勃士坦的阿猶糾紛，事實上為美國所操縱。此外，英國認為最恥辱的是三十七億五千萬美元的借款，這被稱為經濟的「慕尼黑協定」，在這個協定中，英國被迫放棄「帝國優先權」，讓所有英帝國領土「門戶開放」，而一任美貨的湧入。而美國的真正意向，是要促使英軍從埃及，從巴勃士坦，從希臘撤退，現在，英軍從希臘撤退了，美國當然如願以償。所以杜魯門援助希土，一面表明了美國勢力的擴張，一面却表明英國勢力的萎縮，一九四七年的國際局勢，將成為美蘇兩國的對台戲，英國在這個新局勢中，更將居於不重要的地位了。

希土問題：

說明了美國已採取對蘇聯的強硬外交。

說明了莫斯科會議不可能得到圓滿的收穫。

說明了世界的新均勢已呈現了大致的輪廓。

說明了英國在國際局勢中已處於更為次要的地位。

「一葉落而知天下秋」，從希土問題，可以窺測出世界的新局勢。

學

與

思

爲學不可不思，思乃爲學必要的方法。宋儒治學最重疑，有不疑無學，學則須疑的議論。疑之用在學，疑之旨爲思。吾人每遇新事物或新事理，如不予以推求，則對此新事物或新事理，必不能明其義蘊；反之，吾人遇一新事物或新事理，因不明義蘊而疑而思而推求，則對此新事物或新事理自易貫通。疑之義爲不釋信，疑之方爲重分析。疑爲態度，折爲方法；前者爲體，後者爲用。吾人每遇一新事物或新事理，須因疑而析；這便是思，也便是爲學之道。

試舉淺例以明其理：

清紀曉嵐閱微草堂筆記，曾述一事：某廟臨河，廟前石獅之一墮入河中；越一二十年，主事者謀新廟貌，求前墮石獅。初以爲石獅重而泥沙輕，乃於墮處深掘，不獲。嗣水流甚急，石獅雖重，亦必因急流沖激而移動，乃於下游尋覓，亦不獲。雖然驚怪，莫知所之。終以老漁指點，於上游獲得；主事者輩相駭駭，莫知其所然之理，以問老漁，乃得其故。蓋激流被石獅阻住，莫能直前，乃於其著泥沙處之兩端刷下，水流不止，泥沙漸空，石獅遂翻身一轉，滾向上游；日積月累，自逆流流而上。此中道理，思之自明；主事者不加研思，遂闖入迷途。此西遊記爲民間流行之章回小說，閱者多

矣；如就之提出一二問題，則不思即將無以解答。孫悟空之第一師父爲菩提祖師，祖師乃道家。試問：孫悟空之第一師父何以須爲道家？又孫悟空在菩提祖師處修道成功，辭別下山，菩提祖師特別囑咐，永不得認爲彼之徒弟；孫悟空遂亦絕不提及菩提祖師，世人乃亦終不知孫爲菩提祖師之徒弟。試問：菩提祖師何以要於臨別時對孫悟空作此囑咐？吾人一加研思，即知爲不可或少之一筆。因爲西遊記乃闡揚佛法之書，借唐僧西天取經以闡佛家捨己救人之精神，九九八十一難，旨在渲染此種精神。雖歷險阻艱難，終以此一念而不移其志，方見佛家犧牲精神之偉大。難愈多而愈險，則表現此種精神亦愈明，欲遇難而成祥，則必須有人以爲之助。孫悟空之爲唐僧徒弟而獲之前往西天，其責任在此，其意義亦在此。孫悟空既有此重責，則必須具備大本領，既有絕大本領而又願拜唐僧爲師，則必有其不得不然之原因，縱有本領，終非正道，故孫悟空乃不得不棄道從釋，孫悟空非道家弟子，則不能造成絕大本領，而又終誤入歧途，更非此不能表現佛家之偉大。故孫悟空之第一師父者遂安排一道家。在西遊記中，孫悟空除妖之唯一法門，即爲追其根源，尋其老家，如世人知孫悟空爲菩提祖師之徒弟，則當其闖龍宮鬧天宮請神束手之時，將其師父請來，問題即

迎刃而解。但故事不知此安排，則孫悟空自然不會棄道從釋，唐僧西天道中亦無法遇難成祥，此闡明佛家捨己救人之偉大精神之西遊記，遂更無法着筆矣。故當孫悟空辭別下山之時，菩提祖師之囑咐，實爲全書一大關鍵；吾人讀書至此等所在必疑必思，其道甚明。此應思之例又一。

由此淺明兩例，吾人常明斯理；爲學不可不思，思乃爲學必要的方法；吾人讀書求學，對於思之一字，不可一時或忘！

· 劉 虛 ·

今日婦女

第九期要目

我們的認識	郭 俊
婦女與團結	謝冰心
今日婦女應從束縛	
壓迫中爭取解放	頻 莉
和平之路	天 正
戀愛、結婚、家庭	陳 頤
漫談訂婚	振 常
聰明人	月 波
春神之歌	劉達康
麗 玲	紅 霜
褪了色的紫蘿蘭	徐 慧

青年怎樣修養共同承認的人格

羅正梓

人的資望信仰，絕對不是無因而得到的，必要經過社會國家很多的事實，由那些事實告訴大家，通過大眾的共同的承認，資望信仰漸漸就會起來，這個價值都是由人格鍛鍊取得的，有了這個人格以後，在社會國家，隨做什麼事業，都可得到公共的同情，無建不利，我們做人本是想在社會國家建立事業，社會國家也正需要人的建立，事業才得進步，只要這人的資望，大衆信仰，推動提倡，事半功倍，所以修養人格，這才是立己的大前提，無論各黨各派，無黨無派，共同需要人格，絕無討論的餘地，就是才能高的人，必要有共同承認的人格，人格和才能本有很大的距離，不可不分別注意，有時才能很高，人格破產，是以人格不僅是一黨一派所承認的，因為一黨一派之中，偏私之見，無可諱飾，如果經過共同承認的人格，價值更大，自民國以來，一黨同伐異的風氣，誰也不能否認，各黨不派的領導人物，被其敵黨詆毀，幾無完膚，不獨政治停頓無法前進，而且造亂不已，根本壞處，就是不替國家社會培養共同承認的人才，須知各黨各派的人才都是國家元氣，自從袁世凱刺殺宋教仁先生起，摧殘元氣的罪過已到萬分，如果真是元惡大憝，殺之就是除害，若是各黨各派的領導人才，應該都要愛惜，所以我特提出共同承認四字，各黨各派和無黨無派，就有覺悟改正的必要，應當互相尊重，互相培養，免致兩敗俱傷，弄得國家社會的事業終無辦法，凡是偉大人物的成功，先要相當的資望，如果國家社會破壞到無一滿意的人才，便無付託責任的重心，那種危險情形，真不堪言，但是人格修養，本有一定的標準，自古至今毫無差別，這個標準外不了誠意正心作為起點，如果意不誠，心不正，人格就沒有，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這個新的意義，是指進德修業，一天進步一天，不是一天新奇一天，現在多半誤認新的解釋，走入新奇的歧路，思想愈加乖僻，行動愈加殘忍，以為駭世警俗，是謂之新，這就決不能夠得到共同承認的人格了。

大學說：「小人聞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譽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賊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

，人焉廋哉。」孟子說：「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然，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觀其眸子，人焉廋哉。」這些說法看來，修養人格，先要誠意正心，毫無錯誤，時說：「屢漏在上，知之在下。」這是一點都不能欺騙，人在青年時代，立志做成事業，先要對於誠意正心堅定信仰，擴而充之，便可做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凡是在國家社會建立事業的人士，必要有這種精神，這種精神決不能夠偶然得來，平時修養的工夫，必要刻苦自勵，沒有便宜可以造成資望，也就沒有便宜可以造成人格，古今享盛名的，誰也要經過「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的鍛鍊，孟軻對齊宣王說：「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這就是共同承認的一個人最好的模範，恐怕左右與諸大夫或有黨派的私見，不甚正確，必須國人共同的輿論，信而有徵，青年時常三復斯言，自然正心。誠意，樹立人格，感動人家起來了。

介紹大學廣義出版啓事

湘潭羅正梓先生，紹承家學，研究精勤，抗戰入初，任行政院參議，國史館顧問兼編纂等職，各機關同人請其講演大學，闡發精詳，古書今讀，極合現代之需求，茲將講稿整理出版，題曰大學廣義，敬時傑作，人人當一讀也。

蕭仲那 彭漢樓 張炯 仇 繁同啓

總售處：長沙妙高峯南村二號
分售處：長沙黃興路商務印書館
伯陵許求知書店

北大一瞥

· 淵淵 ·

「北大」這個幾經滄桑的學府，她隨着時代的洪流，由老大蛻變年青，由官僚化衙門式，變成了博大自由，充滿了活力。青年朋友誰能忘記點起「五四」這把火炬呢？誰不痛念她呢？

北大小史

爲對她了解更深切，且在這裏介紹一下她的來歷吧：

第一期：清德宗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康有爲、梁啟超等設強學會於京師，購置圖書儀器，講學外，兼議朝政，是時風氣閉塞，聞者震驚，不久遭封禁。二十二年正月，清廷就強學會改設官書局，選擇書報，兼授西學。

第二期：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五月，詔立京師大學堂，將官書局及新辦之譯書局併歸管理。派吏部尚書孫家鼐爲管學大臣。學生分三種：進士舉人出身之七品以上京官，稱仕學院學生；舉、貢、生、監，未嘗仕版年在二十以上者，稱學生；年不滿二十則稱小學生。二十六年春，改派許景澄爲管學大臣。會舉禍作，停辦二年餘，二十七年冬多詔復興大學，派張百熙爲管理大臣，設預備、速成兩科，前者分政、藝兩科，後者分化學、師範兩館。二十九年七月，增辦醫學館，及醫學事業館。戰前北平大學醫學院肇基於此，十一月張之洞等奏行大學堂章程。三十年四月，併仕學院於新辦之教習進士館辦理。三十二年八月，就進士館堂舍改設法政學堂，戰前北平

大學法學院，所自始也。宣統元年（一九〇九）三月，改預備科爲高等學堂。時師範館生已畢業，改設後級師範，不歸大學管轄，今北平師範學院，所自始也。革命軍起，京師震恐，大學學務停頓。

第三期：民國元年（一九一二）三月，改學部爲教育部，蔡元培爲教育總長，嚴復爲大學堂總監督，五月，命改京師大學堂爲「北京大學」，刪冠以「國立」二字，又改總監督爲大學校長，嚴復繼任校長。四年十一月，設大學評議會，爲商決校政最高機關，五年十二月，派蔡元培爲大學校長，以陳獨秀、夏元瑨、王建祖、溫宗禹分任文、理、法、工四科學長。六年五月四日，發生「五四運動」，校長蔡元培籌職出京。運動日趨激昂，政府捕學生千餘人因於本校三院三日，七月，蔡校長以各方挽留，允回校，派蔣夢麟代行職務。九月，蔡校長蒞校，設組織委員會，協同校長策劃校政。九年二月，招收女生爲勞農生，嗣改招正科生。十五年三月十八日發生「三一八」慘案，時段其瑞執政，槍殺請願學生四十六人，傷百五十五人，本校學生死三人，傷五人。十六年六月張作霖稱大元帥於北京，以劉指爲教育總長，八月，併國立九校爲京師大學校，自兼校長。十七年六月，國民政府統一告成，本校學生組織復校委員會。以恢復原有之校名「國立北京大學」及組織爲目的。時中央政府命改稱京師大學校爲國立中華大學，以大學院院長蔡元培

繼任校長，李煜瀛代理校務。未久，議定實行大學區制，並改北京爲北平，乃再改國立中華大學爲國立北平大學，任李煜瀛爲校長，李書華爲副校長。本校學生以「國立北京大學」兼有國際聲譽，不應消滅其名稱，更改其組織，由復校委員會向政府力爭。

第四期：十八年（一九二九）八月，中央議決取消大學區制，恢復本校「國立北京大學」名稱，聘北平大學獨立。九月，蔡元培奉命長本學，嗣後改派蔣夢麟長本校，設文、理、法三院，以胡適、劉焯杞、周炳琳爲院長。二十二年熱河失陷，平津危迫，五月二十二日，日兵圍北平，軍事當局恐有巷戰，令各校學生避難，校務陷於停頓。後華北協定締結，暑期繼續開學二十七年「七七」事變起，平津失守，本校及國立清華大學、私立南開大學，令李煜瀛、梅貽琦、張伯苓爲常務委員，主持校務。設法、理、工學院於長沙，文學院於南岳，十一月一日開始上課。追京滬失守，武漢震動，又奉令遷漢，師生徒步經貴州，於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抵昆明，奉命改爲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設理、工學院於昆明，文、法學院於蒙自。五月開始上課，一學期後文、法學院亦遷昆明。二十七年增設師範學院。二十九學年設分校於四川敘永，一年後併入本校。昆明本爲後方名城，自日軍進入安南絕糧向，乃成爲後方重鎮，聯合大學支持其間，先後畢業學生二千餘人，從軍旅者八百餘人。

第五期：三十四年（一九四五）九月九日，我國家受日本之降於南京，河山既復，日月重光，聯合大學之使命既成，奉命於三十五年五月四日結束，原有三校分別復員。前校長蔣夢麟因乘

任行政院秘書長職，辭校長，改派胡適為校長，因胡適還在美國，在未返國前，派傅斯年代理。三十五年（一九四七）九月胡適返國，就校長職。

復員以後

渝陷後，北大的靈魂蘇生在「長沙臨大」和「西南聯大」的軀體上，她原來的軀殼却又套上「僑北大」的外衣，因此北大的軀殼藉此未多受摧殘，房舍和外部未移走的圖書儀器也仍保留着，使復員進行順利。

學生除了由聯大復員的，便是由僑北大入臨時大學補習班分發的，據開學時的統計學生有三一七五人，內面包括文學院六三四人，法學院九一人，理學院三三〇人，醫學院六一〇人，農學院三一一人，先修班三七〇人。

文學院有哲學·史學·教育·中國語文學·西方語文·東方語文學七系。理學院有算學·物理·化學·地質學·植物學·動物學六系。法學院有法律學·政治學·經濟學三系。農學院有森林學·畜牧學·農業學·園藝學·土壤肥料學·昆蟲學·植物病理學·農業化學·農業經濟學·獸醫學十系。醫學院有醫學·藥學·牙科學三系。並有附屬醫院。

北大的神經中樞在沙灘——學校的總辦事處便設在這裏，文學院的宿舍除了現在作為先修班上課住宿的第四五兩院在國會街較遠外，其餘的如西齋·三院·理學院宿舍都距沙灘很近。文·法學院的教室也在此兒。有人說北大的建築外型也沒有什麼，也沒有「某某重地，閒人免入」的衙門氣味，沒有那嚇人的大門，也沒有劃界綫的圍牆，要說有的話，也只在這裏——沙灘，有這個頗具雄性的「門牆」。你說她浪漫，毋寧說

她是自由。農學院在距城十多里的西郊，醫學院在距沙灘六七里路的西四庫後庫（街名）。大家運散處四方，雖然沒有什麼集合，可是大家的精神總是連繫着的。

生活點滴

放出了沉寂的第一砲

自從在西南

「聯大」散場以後，大家零零落落，先先後後地又集合在重慶。一度死亡的古城，在昆明一脫活力却不曉得是什麼原因，也許是在這零零落落中消失了？來到這裏以後，許多過去在聯大最紅的人物都消聲匿跡了，不知轉入那一道防線去了，學校裏顯得非常寧靜，有些死啃書本的博士竊語：「安心唸書的日子也總算來臨了呵！」口水未乾，一舉便打在他的嘴巴上了。三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晚九

時，有北大先修班女生沈某被二美兵凌辱，引起了同學的公憤。當時代替昆明時代江人的另一批人出來領導這股怒潮了，他們先由史學會發起召開各系級代表會，這時許多系級都從來沒有產生出來什麼代表，在同學們不知不覺中，「北大抗讓美軍暴行籌備會」便出來了，到處貼滿了標語，他們此時醞釀着想罷課，不過總覺得環境不對，雖然大部份同學的「公憤」正好利用，機會不可錯過，但是總覺得沒有把握，而且又是一批運動的新手，非「昆明老手」可比，罷課遊行正猶豫。焦急中。機會終於到了，二十九日晚上籌備會召集全市各校的所謂「代表」，在北大二樓大禮堂開會，時間和人都到了，突然宣布「因故延期」，幕後人說是「有特務來了」，會開不成又激動一部份來開會的「代表」了，其實他們也是羣衆，他們蜂湧去詢問不開會的原故，籌備會

請公意見而生虛聲，率直而跳，這些「代表」們也跟着莫明其妙的鬧成一團，後來他們成立了正義聯合會，否認籌備會。一夜過來，第二天早晨，教室，宿舍又貼滿了新標語：「特務打來了！」「還不罷課嗎？」「清淨罷課了！」……許多「公憤者」看了這前前後後的把戲，都不願置身污濁中了，一些看不清的，却因此更起勁的叫囂，大部份的靜態都由一部份動態所換陳。所表示。所謂中立份子：他們要罷課與我無關，既放棄了自主權，自然便被他人所決了。但卻也有少數激進的，不怕打的公然出來反對罷課，結果被侮辱了，也有大轟先生不要上課的，結果也被要上課的所侮辱了。也有公然出來制止學生貼「北大上課」的先生，也有公然扯去「北大罷課」的學生……情形真是像亂麻堆。

倒陳運動

「抗暴」的尾聲拖成了「倒陳運動」

「倒陳運動」，這話是因為譚導長陳雲屏氏是國民黨的中委，他雖然是反動派，也就是為「前進」所不容許的……近因則是「特務」打人，陳氏不加保護，並且誣污假：。如是可憐的北大頭頭又給糊塗了，威勢逼人的壁報也如刀林劍雨，更發起簽名倒陳，並將預先簽好的名單公佈，響應者寥寥，結果只四百多人簽名，這次他們沒有辦法弄交長，只好老老實實將這四百多人的名單送上胡校長。北大三千多人，怎麼只這麼四百多人討陳陳氏呢，莫非除了這四百多個人都是陳氏治下的國民黨員或是黨員吧？也許這些不願簽名的另有理想的判斷，不願做人家的踏脚石吧？倒陳不成，這尾巴一拖便完了。

鬧不起來——大家還是要讀書囉

在公
佈三

十五年度第一學期期考日期以前，又發生了幾件怪事！

第一件是突然有無名氏貼出了驚人的啓事：說是他是國民黨的特務，參加了什麼秘密會，議決要逮捕抗暴運動的同學云云。弄得許多局外人都陷入五里霧中，並且引起了北平各報的登載，有一個新聞記者問胡校長，胡校長說：「這一個有識的人決不能做這樣的事，我敢負責，寫這佈告的人，可能是神經病，或別別有作用，希望新聞界人士不要相信，不要理會！」訓導長也宣稱絕對保障學生安全，以安人心。其實這事如果是真的，也只是關係幾個人，中國人總是不管他人瓦上霜，這佈告激不起什麼變化，只是報上多加了幾條新聞。讀者諸公！這事是真是假，只有問那點佈告的「特務」了。

第二件是一個同學甲在圖書館打同學乙兩耳光，並大聲說：「噠！打你，我要槍斃你哩！訓導長都知道你是特務！」這文章便是從「訓導長」三字做起，而且「知道你是特務」便有因果關係，於是自以為民主的幾個壁報又以「聯合版」的赫赫姿態出現了，大字標題：「堂堂學府身體無保障，暴徒在圖書館打人，聲言訓導長曉得你是特務……」究竟同學不全是傻子，許多人不信官報，也曉得這為人唾舌的報導也不可靠，而從事側面調查了，結果曉得某甲實有神經質，在昆明有類似行動，大家多不願發言，可是所謂「聯合壁報」却還正在責備訓導長「一貫庇護暴徒」呢？豈不要推人下水？唉！有人說沈君做了政治的犧牲品，某甲不做政治的犧牲品，幾希！

第三是反教務通則：在考試將臨時，才感覺讀書的需要，和不及格的危險，尤其是許多平時沒有一時間讀書」的朋友更感覺有泰山壓頂的沉重，教務通則三十七條明明白白寫上了：「學生一學期成績有二分之一不及格者，即令退學。」於是又有人貼出條子來，說這是有意為難學生，反對這種不「合理」的要求；其實這批朋友，想是大一的，或是從聯大來的，因為聯大的教務通則第五十四條，却和這條一字不差，聯大時代也有非以「讀書為目的」的，也是沒有抗議這條「帶法西斯性的規定。」也許現在的他們素質都差勁了吧？這種事也是引不起「風」，更談不上「潮」。

上海的「愛用國貨慘案」，又用紅綠紙來宣染「特務是罪惡」了，剪下了「文匯報」的消息，（過去一部份人專看的新華日報現在戰爭使來源斷絕了，文匯報便代理它的位置）。大家對廣告式的煽惑詞看倦了，活動弄得大家精疲力倦了，實在沒有餘力來捧場，自然又冷了。

雖然是一時的沉寂，可能是地下火的積聚呢。這是我們的「民主」「鬥爭」生活，我們來談些別的吧：

圖書館形形色色

有人說圖書館目的有二，一為接近書本；一為接近女朋友。所傳不虛，某日圖書館門口，有人貼出佈告，大意是說圖書館中不乏雙雙情侶，嗚嗚私語，妨礙他人，請大家簽名請這批人做點好事，無獨有偶，先修班的圖書館門前也有人貼出呼籲，請將「戀愛陣地」撤出圖書館，嗚嗚私語致精神受到極嚴重之威脅，求現有情人終成眷屬。

大考期近，座位不夠，於是「插標占有」的古風又流行起來，後到者望洋興嘆。等候入館之風也頗熾，有時擠得工人在內面無法開門。

新鮮課

聽說過去北大是沒有體育的，復員後的北大，訓導處特別關心同學們的實德，成立了體育委員會，專司體育，時值北地最寒，體育會諸公也沒有想到戰時方了的大學生多是依然故我的窮，却規定了許多上體育的規則：不准穿硬底鞋啦！不准穿長衣服啦！……如何行得過一個從軍的同學說：「就這一雙英軍皮鞋，不穿只好赤腳；」冰天雪地如何得了？上體育了，先生說大家跑一跑，寒氣趕跑了，先生跑了，學生不動，先生換過一門，大家來打籃球吧！找來了這個，又跑掉了那個。於是改換排球，不過排球變成了足球，因為冷得誰也不願抽出手來啦！先生只好長嘆一口氣，集合點名下課，並且宣佈：今天是首次上課，加之天氣冷，下不為例！一陣哈哈，大家散了。

先修班的苦悶

先修班的設立是為補救不夠入大一大程度的學生，規定須各科及格，平均六十五分以上才能保送升入大一。第一次月考解析幾何便有若干湯團聯盟出現（稱吃鴨蛋分數的為吃湯團，成績單貼出一連五六人吃蛋，故稱之為聯盟）。升大一真是困難重重，他們又多是從南方選道而來，苦悶可知。某君作打油詩云：「誤入先修班，一上大半年，北地食糧貴，粥米不值錢，（某君川人也）祇為求學故，負笈雲間，保送無希望，何顏回四川？」見者深感同情。

我們的公僕

人多事難辦，北大員生工役共四千餘人，事務方面的管理，當然是不容易，而且這些北大的老工僕，他們多少從「京師大學」遺下了一些「京師派」，青年人自然看不慣，可是我們也不抹殺一些能幹而熱心為公的公僕，好的不必多宣揚，且說

些同學所不滿的吧！

首先給同學聽過的便是課程課，在開學時編的功課表，弄得許多課程上課時間衝突，致同學們無法選課，課程表一改再改，改了仍衝突，於是有的同學退了又選，選了又退，結果還是以向先生個人商量解決。（有衝突者得特許免上課。）

據說歷史系有邵姓教授兩位，某日甲邵先生向會計組領取月薪竟達九十餘萬元，頗為吃驚，詢之辦事人，始悉係誤將兩人算在一起，答曰：「你們都姓邵麼？……」

又某教授致書教務長陳述意見，教務長閱畢，擱置數日後，發交註冊組，註冊組循例擱置數日，發下註冊課，註冊課則交與工友，工友莫明其妙，送交某教授，教授拆視，才曉得是自己親

國立政治大學概觀

李仲堅

親愛的朋友們：你們目下也許正在爲了高中畢業的問題而忙著吧！你們可曾感覺到有些茫然？「畢業以後升學嗎？」「我考什麼大學好呢？」「我將來究竟從事什麼工作？」——這一連串的問題，無非的會縈迴於每一位的腦子裏。是的，這問題太重大了！由中學而踏入大學，這在一個人的學問上和事業上都是有決定性的。我們不能跟着人家跑，隨便考幾個大學了事，我們先要審度自己的個性，和自己將來所走的路線，以及種種路線對個人和社會的意義，然後再來選擇一下以進什麼大學爲最適宜。這裏，我謹將國立政治大學作個概略的介紹，這或許可作爲諸位的參

手寫的扉封不動的信。

這樣的日子怎麼過

爬，飯碗裏的原料一變再變，有某同學以新時期語的口氣說：「我們握別了土糧穀類，辭別了八寶飯，（米比麵便宜。）今天甯看窩窩頭，明天怎麼辦？」

不少同學都買了鋼叉鋼匙，可憐得很，只好屈從這西洋貨了，左手鋼叉又窩窩頭，右手銅匙舀小米稀飯，嗚呼！準備放洋乎！

北大在蔡校長時，已創立了自由研究的精神，矛盾衝突不斷的發生，可也不斷的進展，她的博大寬容，蘊藉着民族文化的大力！

關心北大的朋友！下次再談吧！

考，而不致毫無裨益。

「政大」這兩個字，對湖南的中學朋友們是頂熟悉也三響亮不過的。記得作者在高中畢業的時候，曾對她有着無限的羨慕，也有過極美麗的憧憬。顧名思義，政治大學是國家培養政治人才的學府，也是我國目前唯一最高的政治學府。她與普通大學是有着截然不同的作風與精神，更有着任何大學所沒有的優點。

我記得張治中將軍在三十二年對政大同學講話時會這樣的說過：「委員長有兩個最得意的孩子，這兩個弟兄，一個能武，一個能文，前者會以血肉之軀討平北洋軍閥，統一國家，掃除了

革命建國的障礙；而後者是要憑他的聰明去建設一個嶄新的富強康樂的國家：這兩個弟兄，就是軍校與政校」。真的，政大的創立，是專門以培育能建設三民主義新國家的幹部爲目的的。

大家都記得：從民國元年到十七年，在民國史上是一個紊亂而險惡的時期，袁世凱的陰險險狠，和他所遺留下來的北軍閥的割地稱雄擁兵而戰，幾乎把民國斷送了。當時政治的黑暗，社會的混亂和人心的不安，論者多以爲較清末爲尤甚，國家之亡，真太僥倖了。革命軍於十七年完成北伐後：蔣委員長看內難雖大致統一，但由來已久的吏治的腐化和政治的不上軌道仍未有少許的更改，以爲非謀從根肅清，無法推進建設的工作，所以他毅然而決然地創辦了中央黨務學校，作爲革新政治的大本營，政大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誕生的！他是有着這樣一個歷史背景和有這樣一種顯巨的革命任務的學校！至民十八年易名爲中央政治學校，今年又奉命吸收中央幹部學校而改名曰國立政治大學。創辦迄今，已二十年於茲，名稱雖數次更易，但其作風與精神是一貫的，目的和任務也始終祇有一個。祇不過內容更爲充實，規模更見宏大，而責任也更形重大罷了。

政大既抱有這樣的目的，而其所面臨的又是這樣一個時代，爲了達成目的和滿足國家的需要，自然他必得有具其特殊的作風與精神。這裏我簡單地舉一二以作說明：

革命精神的砥礪——上面說過，政大所負的是一個特殊顯巨的革命任務，但一個革命家是要有他的革命修養的，生活方面、教育方面、和思想方面必須受過革命的薰陶和洗禮，一個日常生活很浪漫、很簡化、很不知檢點的人配談革命嗎

？一個人光在服裝裏裝點支節節的可憐知識，祇知道個人的享受，而將國家民族社會置於腦後，這樣的人能負起革命的任務嗎？這樣的教育不等於白費嗎？一個人的思想紛歧錯雜，不懂得人生的目的和意義，祇胡亂的過一輩子，這樣的人除了陷社會於麻木，致國家於危亡而外，對中國有什麼可貢獻的？因此政大與旁的大學不同，在學生的生活上、教育上和思想上，他指示你怎樣生活，怎樣使你有意義，生得使社會因你而有裨益。這樣在政大有特殊的軍訓和訓練制度。在新生入校的第一期——始業教育期——有嚴格的軍事訓練，過着士兵的生活，以後軍事訓練雖停止，但軍事管理却滲入了生活的每一部門。這無非使每一個人懂得及養成如何過嚴肅、整齊、堅忍的生活，進而培養文武合一的全才，我曾經去過不少旁的大學，一踏進他們的自修室和寢室，只見滿桌滿床堆得亂七八糟，使人窒息；同學們也多未老先衰的彎腰駝背，沒有朝氣，沒有精神，沒有生命的活力。無怪乎常人要稱他們為「大學老爺」了。可是你走進政校，你就能看見另外的天地，一切都富有生命力的深深刺入了你的心底，你真興奮，你振作，你也有了生命。這兩種不同的效果並不是偶然的。訓練制度，許多中學也有，但政大的訓練制是不能以中學時期的那種「訓練」去理解的。從入校那天起，三十人左右編為一組，專門由一位經驗豐富品學兼優的教授領導，在四年的大學生活裏，這位「訓練」就是這一組青年們的樞紐，他像母親般的撫愛你，他指導你如何去從事活動，如何在公眾場合講話，如何處事，如何去學習，如何去生活，他不斷地跟你討論各種問題，也幫你找出你自己的優點和缺點，然後逐漸地助你發揮他們或糾正他們

。作之親，作之師又作之君，使你在他的愛護與領導下生長得更堅強更有力，使你忘記了你是離開父親的孩子，使你永遠祇看見光明的那一面。政治家風度的培養——人是政治的動物，我們日常的生活沒有那一部分不直接或間接地與政治發生密切關係，尤其在這民主的時代，人民要直接過問政治，更非懂得政治不行，政治大學既是培養政治人才的大對，那末對政治的訓練，自然更爲重要了。政大對於政治訓練，在知識方面固然着重於適才的養成，使學生懂得人生真諦，認識社會的全貌，而不是將腦子局限於支節節的問題，尤其注重如何培養政治家的風度。常人有一種錯誤的看法：以爲從事政治的人總是偷偷摸摸的，不要良心、不要臉皮，你爭我奪，慣用欺詐的手法，常存險惡的用心，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的滑溜，換句話說：他們認爲幹政治的沒有一個好人，而好人也就不應該幹政治。這種觀念是錯誤的。我們要曉得所以有這一批壞蛋的出現是由於歷來在社會上存在着病根，目前的惡劣現象祇不過是這不合理的社會上的病態而已。這一批滑頭和惡棍不過是一些臭官僚和無恥的政客，這是政治未上軌道的國家才有的毒菌，而不是應該與政治有生以俱來的。政治家是以人民的幸福爲眼點，以合法合理合理的手段去行事，以光明磊落的態度去處人，而以大公無私己爲黨的精神以安己的人。在政大你可以看見各種各樣的活動：講演會、討論會、辯論會、各種社會問題的研究會、還有動員全校學生來舉行的假設參政會、假設國民大會等。整整的四年，你都生活在一種活潑、興奮、緊張、熱烈而富有意義的政治氣氛中。使你懂得並養成習慣怎樣去運用你的理智與思維，發揮你自己的能力，

尊重你自己而也尊敬人家，合法的發表，合法的競爭，合法的取勝。使你學會怎樣做人，怎樣理事，怎樣處事。一種泱泱大國民的民主作風瀟灑於全校，一種政治家彬彬有禮，光明正大的態度充沛於每個人的身心。

親愛精誠的具體表現——我們的校訓是「親愛精誠」，學校裏的環境，生活和教育的方針也自然而然地使學生們親愛精誠，這裏我僅指出兩點以作說明：生活和精神上的「一律平等」——進政大第一件事就是卸下你自己的服裝，四季穿著學校發給的制服，不管有多漂亮的西裝和花樣百出的服飾，你祇得到愛而蔽之於箱底，就是女孩子也不能例外。從頭到腳，個個都打扮得一模一樣，看不出來也用不着看出來誰是有錢人家的兒女，誰是窮光旦的子孫，誰是出於名門，誰是來自茅廬，誰的父親是中央要人，誰的父親是鄉下農夫。穿的一樣，吃的一樣，用的也一樣，表現的機會也一樣。大家內心所包含的是一樣堅強的心意，一樣自尊完美的人格，沒有特殊的身份，沒有階級的區分。由於真正的生活一律化故能精神平等化，因而最能做到親愛精誠。在其他的大学不然，有的是西裝革履過着公子哥兒的生活，有的相形見绌的刺激，在促成情誼上的痛苦，在使同學間保持遙遠的距離，還談什麼親愛精誠。另外一件足以充分促進感情的和睦的是全校包有全國各種小數民族——滿漢回藏苗苗——而形成一個民族團聚的大家庭。在這裏你可以看見面目黧黑的蒙古同胞，也可以看見成羣的有着高鼻子的、異色的眼睛、黃褐色的頭髮、才開始學國語的新疆兄弟。每當音樂晚會或同樂會，你可以欣賞全國各地的藝術，看見各民族土風舞的表演而一

飽眼福。在這種情感的交流下，我們更深刻的領悟到國家的可愛，中華民族的偉偉，我們也更會體會到今天我們的國家是處在怎樣的環境裏，從而使我們更加親愛起來，團結起來。

使優秀而無力從政的青年有貢獻的機會——我們讀了歷史就會發現一個原則，就是：掌握一國政治的多是有錢有勢的名門子弟，而最不懂得政治的也是一批人，因為他們根本就不瞭解民間的疾苦，不知道人民的需要；相反的出自平民，起自布衣的優秀青年們，他們最懂得人民的需要，也最有心幹點實際工作，因此也最適合於幹政治，但因為沒有後台可為支撐，沒有金錢可資活動，他們永遠是埋沒了，氣憤而死了。就是在今日歐美民主國家中，那些執政的，活躍在政治舞台的人們又何嘗不是資本階級。今天要談民主，則這種惡習應該糾正過來。政大是有這種氣魄的，而實際上也就到了這一點。政大是完全憑個人真實的本領取錄學生，任何人保薦都不行。我記得張濟濤先生任本校教育長時曾告訴我們一個故事：有一次一位中央要人的兒子考不起本校而想由她父親一封信介紹進來，教育長置之不理，這位要人慌了，馬上要 委員長寫個條條，教育長便當面向 委員說明無論如何不行，政大不容許這樣的做法。結果要人的兒子祇得進大專。惟一有保送資格的，是邊疆的同胞和其他少數民族的青年，這是因為他們當地的水準較低不容易也難得來內地投考。而目前邊疆空虛，人才缺乏也急需造就一批政治幹部。還有去年從青年軍退伍的優秀青年也保送來六十餘名，這是因為他們有愛國的熱忱，有肯為國家犧牲的表現才特別優待的。據歷來學生履歷的統計，政大學生百分之七十是出身農家，其餘則出身於工商政界

。這亦可表現政大的平民化了。而所以平民的子弟能夠在政大吃苦，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一切公費。從入學後，衣食住行及其他生活必需事項統由政府解決，可以不用取家中分文。因此可說政大是貧苦而優秀，且有志於政治的青年們的大本營。這是中國未來民主政治成功的策源地！

我上面說過，政大是注重於通才的培養，但通才之中又有所專。目前共分五系：政法、經濟、地政、新聞、外交。在開始二年各系的課程差不多，側重於通才的訓練，諸如國文、英文、黨義、法律、政治、經濟、哲學、社會學、中國史等均為各系所必修。到三年級開始分組，法政系有行政、法制兩組，經濟系有行政、金融、統計三組，地政系有土地行政、土地金融兩組，外交與新聞不分組。從分組後，便各習有關該組未來工作之專門課程，這又是培養專才。所以說：通才之中又有所專。

限於篇幅，我不能說得更詳細些，我很覺遺憾。最後我還得敬告諸位朋友幾句話：時到今天，國家雖因抗戰勝利而收復了大部分固有河山，但建國工作仍千頭萬緒，祖國山河仍千瘡百孔，人民生活仍水火無常，政治仍未上軌道，社會仍未安寧，而擺在我們面前的已是實行憲政的大道。政府業已將建國的重任放在人民自己身上，而我們青年們的責任也更為加重。回憶政大創辦迄今，已有二十年的歷史，在這二十年中固然沒有重大的貢獻，但我們可堪告慰一已並告慰先烈的是：政大學生在社會上已經百折不回，忍苦耐勞，不惜犧牲一己地担負起了最艱苦的基層工作，我們永遠沒有懈息過，也永遠沒有離開我們的目標，感於責任的重大，任務的繁重，國家的迫切

需要，我們是隨時在伸出了手，歡迎有志革命的青年朋友加入我們的陣容，讓我們併肩而走，走入我們理想的樂園吧！

你的朋友李仲堅寄自南京

清華拾零

本刊特約記者 惠民

▲小統計 清華上學期開學人數，工學院九八三人，文學院二六三人，理學院三六四人，法學院五〇一人，農學院十一人。統計二二一二人。學生因經濟困難休學者三十七人，因病三十二人，因事十五人，共八十四人。
▲122 學期為紀念學生困難，本期暫不實行教育通則學期二分之一或積不及格者，仍留校察看，此規定於學年實行。

▲教授動態 哲學系教授任華，物理系教授孟昭英，經系教授劉大中，社會系教授蘇汝江，電機系教授孫紹光均已先後自美返清華。本學期開始授課。據聞該校尚有六十餘位教授在美研究各種最新學術。下年度將返國。

▲院、系 文學院：中國文學，外國語文，哲學，歷史，語言人類學五系。理學院：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地質，氣象，心理七系。法學院：法律，政治，經濟，社會四系。工學院：土木，機械，電機，航空，化工，建築六系。農學院：農藝，植物，昆蟲，植物生理四系。共五院二十六系。

▲行政組織 教務處：註冊組，圖書館。訓導處：文書組，出納組，事務組，校醫室。輔導處：另有校長辦公室及會計室。此外設有各種委員會，協助校務之進行，屬於行政部份者，有聘任，圖書，儀器，燃料供應，吸氣設備，供電管制，校章，出版，大學一覽等各委員會。關於學生生活指導方面者有訓育委員會：分學生食宿指導組，公費及學生救濟組，學生課外活動指導組。一年級專業指導，獎學金分配委員會。關於教職員福利者，有住宅宿舍分配委員會。教職員互利合作委員會，教職員消費合作

馬歇爾簡傳

美國新聞處

人物介紹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杜魯門總統任命馬歇爾為大使館的駐華特使，前一日杜魯門總統曾以豫華領袖贈馬歇爾，並且讚許他為「美國前途依昇最遠的軍人與政治家」。

馬歇爾受命來華基於的一項原則就是：一個強大民主與團結的中國，對遠東和平以及聯合國前途均有重大影響。馬歇爾的任務也就是努力促使中國政府與共產黨軍隊合作，藉以終止中國的內戰。

馬歇爾為了執行他的任務，曾與國務院密切合作，同時向國務院及杜魯門總統分別直接提出報告。馬歇爾留華期間，曾不斷與蔣委員長及其他國民黨官員、共產黨領袖，分別或集體舉行談判。美國大使司徒雷登亦曾與馬歇爾元帥密切合作。

馬歇爾元帥戰時擔任陸軍參謀總長職務，不但參加國際性的軍事機構，並曾出席同盟國家領袖的會談，他曾陪伴同羅斯福總統參加大西洋憲章的訂定，卡薩布蘭卡、魁北克、開羅、德黑蘭以及雅爾達等會議。羅斯福總統逝世以後，他也曾伴同杜魯門總統出席波茨坦會議與史達林及艾德禮會晤一堂。

馬歇爾於一九三九年九月被羅斯福總統任命為上將銜的陸軍參謀總長。羅斯福鑒於馬歇爾卓著的領袖才能，故而破格提昇，超越當時許多地位較高的官員。

馬歇爾在少尉時代就有外交軍人的美譽。他的軍事事業主要是在參謀工作方面，而不是在戰地的實地指揮。大家都知道他是一個出色的高級政務官，因為他能將美國一支很小的平時陸軍擴充而為配合同盟軍的戰時龐大戰鬥部隊。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七日，他晉級為五星元帥，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日，他因為蓄志退休而辭去原職，參謀總長遺缺遂由艾森豪威爾繼任。

他辭職後，原擬重返佛羅里達州李斯特的馬郡，以馳聘消磨餘生，但不過七日之後，杜魯門總統就宣布了馬歇爾將軍已經接受駐華特使職且任

務。

馬歇爾是第一個被任為國務卿的職業軍人，他在一八八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生於賓夕凡尼亞的合衆城。他是曾任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約翰馬歇爾的子姪，他的父親是一個經營煤礦的商人，他曾在佛羅里達州軍事學院就讀，一九〇一年畢業，次年二月，他就被任為美國軍隊中的步兵少尉，開始服役的地點是非律賓。

第一次大戰期中，馬歇爾曾隨第一師先遣部隊赴法，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他受任為第八軍團的參謀長，然後升任歐洲美軍總司令潘興將軍副官，同年九月返國，任潘興將軍的參謀長，至直一九二四年夏季。

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馬歇爾曾隨美國第十五步兵隊駐節天津，一九三八年升遷為美國陸軍副參謀長。

馬歇爾以陸軍參謀總長第一次參加國際性會議在一九四二年，當時他和羅斯福總統私人助手霍浦金斯同往倫敦與英國帝國總參謀部研究對北非進攻，其後據英國高級司令報告對馬歇爾印象極佳。

就人格個性說，馬歇爾是外嚴內諷，兼而有之。他高大頰長，言語溫和；戰爭期間會贏得青年軍官和士兵的傾慕。

現在的馬帥夫人為其續絃，結婚於一九三〇年，馬帥夫人曾作「協同」一書，即馬歇爾的傳記。

天心閣

唐詩裁

古閣今何在，旋風起劫灰。真城溜白日，亂砌入蒼苔。野闌山下高下，天空鳥去來。舊游歸似夢，搔首獨徘徊。

落花水韻

唐詩裁

幽向如來證果因，癡情欲作護花人，爭無碎髮遮風雨，賺有芳心記錦茵，金釵欲挽頻灑淚，子規啼盡莫回春，江南一片清涼月，曾照枝頭幾度新。

我往那裏去呢？

程濟軒

據說我們廳裏已經奉到命令，要我走五分之一的人員，可是廳裏了一個星期，不知為什麼被裁的人員名冊還不發表，也許考慮的地方太多吧！

自從這個消息傳出來後，辦公室內平靜的空氣都被擾動了，除了兩個有「後台」的同事外，其餘都現出不安的樣子，對於自己所承辦的事情都無心緒去辦理了，我當然是難免。照說我是不会被裁遣的，因為裁的是冗員；我既不是冗員，而且是在抗戰勝利以前就進了這個機關，本來祇短短的十九個月的歷史，然而在這以前我是一向追隨政府在大後方的，從沒有從抗戰的陣營裏退却的念頭。同時，蔣主席曾下手令各機關，凡是在抗戰期間未脫離政府的公務員，優先錄用和降低錄用的標準。因此，假使我被列在被裁遣的一的份，那麼，那些最近才由什麼大官員圈介進來的，拿乾薪的視察、督導、專員之流，又將如何呢？這樣想來，我不安的情緒又略微平靜了些。可是那沉悶的氣氛和同事們的不安地面色，終於使我事靜不了。

辦公室內忽然一時熱鬧起來了，因為有一位同事探得了一份消息，大家馬上聚成一團，聽他報導。他說他在一位管人事的股長那里探悉被裁的人員名冊已經送就了，立刻就要通傳到我們科裏來的，室內不時的空氣，似乎更加緊張了；也有些在五種着那些人被裁去，那些人穩如泰山，那些人正在從後（指太太們）大事活動，那些人與某有什麼關係，……一時幾乎忘記是辦

公的時間了。雖然科長在他的小辦公室內看得我們一清二楚，這時他也裝作啞的，扭着頭很聚精會神的批看公文不替我們了。

我剛剛在座位上坐定，一個公役持着一本薄的冊子走進來了，因為我的桌子是靠近門的，所以他首先遞到我面前，正是那冊命運判決書！人事通知，我迅速的用眼睛和食指捕捉那些名字，我清楚的看到我的姓名，就在第三排的四個，這當然不是做夢，更不是眼花。旁邊的工友在說：

「杜先生請你查章！」

我一時說不出什麼話，也說不出心裏是種什麼滋味，似乎幾天來恍惚不安的情緒，這一下突然清醒了，可是當工友把冊子拿走後，我又跌入更深的迷霧裏去了。

立刻，我草草地收拾了一下桌上的宗卷，三脚兩步的跑到宿舍裏去了，一骨碌地鑽進被褥裏；這時，好像有一團氣梗塞在我的喉管裏，我想哭，而且痛哭；我想叫喚，而且怒吼；許多年來不流的淚水，今天也簍簌地不止了。我往哪里去呢？哪里是我去的地方呢，哪里又容我去呢？我像被拋棄在十字街頭孤兒，我像大掉雁羣的在海岸邊的孤雁。在如此廣大的地球上，竟沒有我去的地方，我傻了。我痛恨！

抗戰勝利了，可是內戰的大旗，緊接着瀰漫了我的家鄉，風燭殘年的雙親，妙齡的妻子，幼小的弟妹，如今還不能會一面。

依稀的聽到隔壁聲裏有些人在議論紛紛的

苦難與新生

舒承治

苦難過去了，新生的日子是幸福的。妻安靜的睡在牀上，那個剛生下來孩子也緊緊的抱在她的懷裏。

「生孩子，是男人給女人的最大痛苦」。戴感嘆的說，手裏的那杯開水又送到嘴邊去了。

「不！生孩子，是男人給女人的最大安慰。也是女人給男人的最大安慰」。我反對她，我糾正她。

「得啦！唱什麼高調囉！我說痛苦就是痛苦，你應該聽一個醫生的話。」

「是，是，那末，我是應該叫你戴護士長了。」

「嗯！你也應該這樣的稱呼我。」
「戴！我們都感激你，尤其是做了母親的萬更應該感激的。」

「一個做醫生的人，對自己的工作盡責是不需要別人感激的。」

「你是一個多麼盡忠職守的醫生，我將永遠的敬佩著你。」

「死鬼！你又在做詩了。」

於是，我哈哈大笑起來，戴有些不好意思，因為她是我們最好的朋友，並且，我和她還互相的愛慕過，所以，我敢取笑她。說謊她，而怕她生氣。

後來，戴要回醫院去，我送她到大門口，她吩咐我：

「今晚已經十一點鐘了，惠娟是生第一個孩子，你應該陪着她，不要去報館工作。」
「這怎麼行哩！報館裏還有兩個人，我再不去

什麼應該不應該，我明白他們是在談這次裁員的事，可是我有什麼可關心的呢？倒是不同科而同寢室的那個老頭子，他獨自一個坐在牆角裏的一張床上嚼叨不休，雖然是喃喃的近乎夢囈，却斷續的不時送到我的耳內來；他在咒咒，他在怨尤，他大概挨近花甲之年了吧！生活的担子的重壓，還不能讓他放下！目前的待遇還解決不了他一家人的生活，如今他却被裁掉了，以後的生活真是不堪設想了。

下午會計室出納室和庶務室的通知單都來了，前者是要我們被裁的人員去辦理領遣散費的手續和結算本月份的薪俸，後一種是限我們被裁的人員，即日繳還公用物品，並限本月月底遷出宿舍；理由是這里要讓給某某處的職員居住。計算日期，僅僅兩天了，下月初當然人家要搬進來，我原先本打算在這里混宿幾夜的，這樣一來，我不得不提前遷出去了。

第二天清早，我還沒有起牀，工友又送了庶務室的通知，在本日上午十二時半，全體同仁歡送我們被裁的人員。我本不想去的，後來幾位同事把我攙去了，在敬酒、鬧酒、猜拳的聲中，我是醉了，人家說：「一醉解千愁」，可是我却千愁應集了。

結果又是幾位同事把我攙着回來，歡送會就如此結束了。我們就被這「歡送」兩個漂亮而諷刺的字，擲棄在環堂皇衙門外了。

遣散費與本月份的薪金共計也不過四十幾萬元，在新的工作未找着之前，在如今生活費用高漲之下，是不能久住旅館的；爲了「細水長流」，不得不打節省的算盤，不得不打消借宿的念头。

首先和一個向在大學裏唸書，而在一所私人

辦的工廠裏兼職的朋友商量，因爲他的學校在城郊外，這里的辦公時間又沒有一定，所以他這里的「行營」是不大常來住的。我說明了原因，請他暫時借給我寄宿些日子，等到工作找就了即搬走。他用深澹的眼光向我打量着，似乎一定要看透我是馬上可能找到工作，這「暫時」是否屬實後，才答應我的樣子。

我性急了：「可以嗎？」

「可以的，搬來就是。」

「那麼算說定了。」

「當然，以我們的友誼還有二話說，……」

他說着，勉爲其難的一笑。

我環顧他的房間，搭有現成的牀，桌椅用品，又在城區，到各機關進行接洽工作也還方便，我想做一犬冒失鬼搬去再說，不管他是否真誠的樂意。

是第三天的早晨吧，我拿了一位同鄉的介紹信和兩張卡片預備出去的時候，忽然這位朋友笑嘻嘻的迎面走進來，拍了拍我的肩膀，一把攙住我的手說：

「老兄，對不起，實在對不起！我有兩個表弟，」他說着馬上從口袋裏掏出一封信來攤開在桌上給我，「從鄉下來考學校的，大概是今明兩天到，他們預備就住在我這里，所以，老兄最好……哈哈……」

「沒有關係，既然是這樣我當然是……」我不等他說完，我表示了允諾，本來我就沒有權利不讓出。

「實在對不起！」他又緊緊地握住我的手，怪世故的笑一笑，點了點頭出去了。

我跟着從門出去了，到昨天進行工作的機關，打聽了一下，據說還要等到兩個星期後才能

，明天就恐怕出得太遲，也許還沒有報紙的，請你幫忙，你今晚莫回去，我要王媽煮蛋你吃，好不好？」

「我又不是小孩子，煮蛋我我就不回去嗎？唉！你們男人就是如此的心狠，將來，我要告訴惠姐，說你不關心她。」

「好，只要你今晚不回去，你將來告訴惠姐都可以，我不怕她進房中，我清理了一下文牘，匆匆地走向報館裏去。」

三天過去了，妻也健壯許多了。她問我：「報社裏的薪金發了嗎？」

「沒有，我今天向經理部借支二十萬，下午有幾桌客。」

「什麼客？」

「他們送來許多禮品，要來吃你的紅蛋。」

「他們怎麼知道的？」

「小王替你發了一個消息，並且還寫了一篇文章恭喜你做母親。」

「嘿！醜死啦！醜死啦！」

「還有什麼醜，女人是要生孩子的，小孩子是女人最光榮的一回事。」

「你當然覺得高興囉！反正又不是你們男的要來痛苦。」

「別鬧了，孩子會醒的，你養養神吧！等下客來了，你還要和他們答話哩！」

下午，客都來了，一共八桌，男女各半，我因爲自己的瑣事複雜，便請了戴做臨時的總招待，她也很高興的接受了。

席間，大家拚命的喝酒，並且越喝越有勁，瑛和明是一對愛侶，所以敬酒的目標便轉移到他的身上去了，因此，我不再受包圍。

有確實的消息，因為廳長在南京出席龐大，這個科員的缺，主任因書還不敢當家。

既然還要等上半個月，我的臨時居處不得不想辦法了。於是我到伯陵路一位與我同時被裁掉的朋人家裏去，他的母親慈祥的笑着，說他剛出去了，也是爲着找工作，整日在外面奔走。他的弟弟和妹妹都赤忱歡迎我，爲我斟茶。瀝香煙，隨便的捲了一會天，他們知道我在爲居處與工作而着急，他們就熱烈地歡迎我搬到他們那里去居住，可是我却馬上感謝地回絕了。因爲事實上他們那兩間房已經擺滿了四張牀、三張桌、幾條凳，以及其他家具用品什物等，屋宇固然在歡迎我，而那些物件却在我眨着白眼。

辭別出來，我想起了學校都放假了，教室空着，祇要通過朋友的關係，暫在教室裏住幾天，再另想辦法，大概是沒有問題的。當我到一所私立小學裏找我過去同高中而不同班的一位同學時，起初，他對我的光臨感到驚奇而高興的樣子，塞給了他，我把來意向他宣告了，意外的他却現出十分歡迎而有礙的樣子，我問度他的意思，似乎住上三五天，倒沒有什麼大問題，不過茶水方面，恐怕要遭校方麻煩了，因爲這所學校是私立的，經費很有限，那河水又遠，同時個把禮拜後就要開學，我這位老同學，如今是負責教務，正在籌備招生事宜；還有我的工作問題，他或者怕我與他去解決，再不然，一旦工作成問題，恐怕我又要向他借錢，……

這樣，我懷着抑鬱的悲憤的心情告辭了。在路上，我非常之氣憤：懷裏！難怪有人嘆嘆的說，友情就是相互利用的代名詞。我的性情，本來是很達觀的，也很古怪的；這就是說要看什麼樣的時間與空間之下，我的氣量仍是狹小的，也

就是一般人所說的「窮人火氣大」的意思。情願自己餓死，也不喫「嗟來之食」，萬一無路可走，我們願來一個痛快的自殺，也不願在一般大先生們的面前低頭，伸出求援的手，顯出一幅可憐可憐的醜態這就是我的古怪牛皮氣。

現在我打算租一間房子，以至到處碰頭作排，說好話，結果看人白眼。因此託朋友設法找房子，並且宣告我的條件：第一爲了便利接洽新工作，要在市區，但是不要太嘈雜，房內的光線也不要太暗，其次房東必須借給一架牀，一張桌子，兩條凳子，至於租錢方面，不得超過二萬五千元；同時我附帶的聲明，要在明天中午或下午回信，因我那位朋友已經下了逐客令。朋友們聽了我的宣告，一面譏諷（也許是事實）我的條例太苛，一面還是儘力成全。

第二天中午沒有見朋友來，晚飯我特別提早，到馬路邊民生經濟食堂內喫了一頓經濟飯回來，坐在房間裏等候住音。正當我孤單的等得不耐煩的時候，朋友又先後一個一個的來了，有的說在山東某某號有一間西式的住房，但租價太高，有的說黃興路有一幢樓房，要全租，不肯分租，假使有錢，可以租下來後，做二房東，包可賺一批。有的說東長路有一間房子，本很合理想，在二樓上，雖是靠近着馬路的，也還不十分吵人，不過房東太太有一個苛刻的條件，房客要一對中年夫婦，或者是四十歲以上的男人也可，因爲房東太太有一個很漂亮的小姐在某某女中讀書。我們聽了，不覺都大笑起來了。後來，又有幾位朋友來報告爲我關心事情，我聽了，一一感謝他們的好意，報以「選的一笑」。

我想今晚或者還可以在這裏賴一夜，明天恐怕成問題了。

伯對我說：「老兄！恭喜你做爸爸了。」

川對我說：「你的本領真不錯。」

戴對我說：「崽崽替你生了孩子，你應該更愛他。」

珊對我說：「廣告訴我生孩子是痛苦的，我不想結婚，更不想生孩子。」

明對我說：「你的酒害了我，她不肯結婚了。」

劉太太手中抱着一個又白又胖的孩子，笑盈盈的對我說：

「你們男人是害人的，崽又變成了你們男人的俘虜了。」

劉先生鎖眉苦笑的说：「朋友！你和我一樣，現在，你也開始苦難了。」

這時，我才恍然大悟，覺得自己已開始苦難了。

孩子正在牀上大哭，我將他抱起，妻子在唸着：

「苦難過去了，可是，又來了苦難。」

我興奮的大叫：

「苦難過去了，新生的日子是幸福的。」

「中華官國」這個雅號不曉得是什麼時候，是誰送給我們的，很早就流行在一般人的口裏。

的確，做中國老百姓的官實在太好做了，因爲他們「老百姓的要求很低，只要活得下去就行了，發生什麼「暴動」真是百不一見，除非是最低的生活條件也被剝奪了。在我們國家，「管理衆人之事」的人，向來都是享有做官專利的人們，他們以具有世襲、姻親、故舊、派系、因緣……

官的眼淚

大瀟

最後還有一個朋友沒有來回信，我焦急的等了一會，看錶已是八點鐘了；我想或許他的貴事多，把替我租好了的房子，忘記來告訴我。於是我便抱着最後一線希望，到他的寓所裏去，他的房間裏祇有兩個中學生模樣的青年在下棋，正爲着一個「砲」爭吵得不能開交時，見我走進去了，把我上下打量了一番，不等我開口時，他們幾乎同時的問道：

「幹什麼？」

我非常謙虛的：「我找金先生的，我是他的朋友。」

他們又把我上下重新打量了一下，似乎很懷疑金先生會有如此潦倒模樣的朋友似的，以不屑一理的口吻說道：「不在家。」

我又很謙和的問道：「請問到哪裡去了？」

「與喜酒去了。」他們說畢，車身準備去繼續下棋的時候，我又緊接着問道：

「請問什麼時候可以回來？」

一個不耐煩的說道：「大概快要回來吧！」

另一個把頭扭過來加了一句：「要是你願意等一會也可以。」

我躊躇了一下，也就走到我那朋友的座位上下去了，因爲我想既然來了，必要得到一個結果才回去，何況居住的問題迫在眉睫？那兩個中學生模樣的青年，又繼續他們的爭吵去了；似乎這房間裏沒有我的存在一樣。我在桌上隨便拿了一張當天的報紙看看，藉以消磨時間，同時我心裏一方面在計算等到九點鐘還不見他回來時我就走。我看了一會報，抬頭環顧房內佈置得整潔美觀，寬大的一間，足夠容納六個人，現在祇住着三個，紅漆的書桌三張，靠牆站着的書架上，整齊的堆滿着雜誌報紙和不少精裝書籍，壁上掛着幾

幅當代名人的字畫，兩個長形的玻璃窗子，光線也充足，也還清靜，同時房中間放有一大盆熊熊的炭火，室內充滿了溫暖的氣氛，真是一個最理想的居處，假使我有天能居住這樣的房間，真要高興得跳起來，我可以舒舒服服坐在這裏讀和寫。

桌頭一堆書中，忽有「大江東去」幾個字跳進我的眼簾，我順手抽出來翻了翻，這是張恨水幾年前的作品，我本已讀過的，現在也不妨把牠當着打發時間的工具。

我幾乎忘記了我的任務了，看錶已是九點鐘五分了。那兩位青年不知什麼時候結束了棋戰，在低聲的議論着代數上X加Y的問題。我本想立刻起身走，但又覺得花了一個多鐘頭的時間，沒有結果，心有不甘，不妨再等十分鐘；等呀等的，時間到了，可是還不見我那朋友回來，姑且再等十分鐘吧，若不同來，我真要走了。時間一秒一秒地，一分一分地過去了，門外仍不見有人走來，我再也按耐不住那顆焦急的心在書本上了，我索性把視鏡移到錶的秒針上，一秒一秒的數過去，耳朵却靜聽着門外，看呀看的，時間又到了，給我的仍然是失望，於是我最後決定祇等兩分鐘了，絕對不延長，兩分鐘的時間，是一剎那就過去了，我想是沒有達到願望的可能了，正預備起身走時，忽又想到留一張紙條，一方面催問他代租房的事宜，另一方面使他知道我爲他等了一個半鐘頭時間。正當我重新坐下，抽出自來水筆時，門外響了一陣自備黃包車的鈴聲，俄頃，門口出現一個大衣襖着，禮帽低得下下的人影，我還沒有說清楚來人，他却詫異的先叫起來了：

「鴨！杜先生是什麼風吹來的？」

種種關係，於是養成了一批專門以做官爲職業的人，也就是所謂「官僚制度」。做官的路線既各有不同，手段也就有優劣之分了。有的擅於呈獻計劃，有的能寫報告，有的會送禮，有的精於結黨……此外更有種種發生微妙關係的法子，如以太太、姨太太、女兒連絡感情的，「運用之妙，存乎一心。」

且舉一個「古已有之」的老例吧，宋世祖至殷書紀墓，許劉德顯曰：「卿等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劉應聲號號，涕泗交流，上以爲豫州刺史。帝又令羊志哭，羊亦嗚咽甚哀；他日有問羊者：「卿那得此副眼淚？」羊曰：「我兩自哭它罷耳！」使我們欣賞的怕不是他倆的眼淚，而是那位「聖君」的雅興一動吧？不幸的是殷貴妃又被當作了別人的小老婆。

人生頌

H. W. Longfellow 作
白 青 譯

請不要用悲哀的語調，
來欺騙我人生是一個幻夢，
靈魂若是安息在飄渺的夢裏，
其所表現的那還真是真切的世情？

人生是正確，
人生是富於意義，
它的最後歸宿，
也並不是坟墓，

「出於土而返於土」，
所指的是肉體，不是靈魂。

人生極極的目標，和進行的途徑，
不是愉快，也不是愁苦，

重新坐下來，我原原本本地說他聽了。他首先打了個不響的哈哈，說道：

「對不起，實在對不起！我本是打算今天中午替老兄去打聽房子去的，誰知道一位同事結婚，娶了喜酒，又鬧了一陣新房，出來幾位同事又拉到國樂舞廳跳了幾隻舞，把老兄的事，因此就擱置下來了，實在抱歉！把老兄等久了。」

「沒有什麼。」我勉強進出了一聲。

他搔了搔後腦，忽慷慨的說道：「那麼，這樣好了，我這里很寬敞，暫時住幾天是不成問題的。」

本來我心裏喜得跳起來，但是口中仍說：「打擾老兄不大好！」

「冒得關係嘛！」他跟着介紹那兩個青年，與他是舅老表關係，他倆從他補習代數，他的舅父在某銀行當會計股長，他舅父底下的辦事員，他這間影室是英英銀行職員宿舍中的一間，臨走時，他叮囑我明天下午就可以搬去。

當天夜裏，我做了一整夜美麗的夢，因為第二天我可以住在一所整潔美觀的房子裏了。

傍晚，我叫了一乘黃包車，把一甚大楠木箱和一捲鋪蓋，拉到我那位友人處，承他不來，已叫工友押好了一張舖，當我把鋪蓋打開時，十天來一些污舊未洗的褲衣服，和掩不作乾黃棉花的被絮，好像對着我我在發笑，使我立刻感到十分難堪，爲了想遮飾一種心理上的羞澀，我偷瞞我那朋友，他的眼光正從一本「金融匯報」雜誌上面斜投了過來，而那位中學生也注視着我打開的行李，我像一個正被檢閱的逃犯，我的臉立刻感到一陣火辣，彷彿被誰打了一拳似的，覺得又痛又熱；他們的被褥都是錦緞的綉綉，臥單是上海三友實業社的上等出品，西式的鐵牀，兩相比較

，真是天壤之別。我趕忙鋪好了，推說疲倦，躲起污舊的被褥滿頭滿腦的向裏一鑽。

第二天，七點半鐘了，他們還在夢鄉中，我不得不起來了，因為我從未睡慣早床。大概是鋪板震動的聲音，驚醒了我那位朋友的美夢，他翻了翻身，睜着惺惺的眼，說道：「杜先生何不睡一會兒？」

「我沒睡慣早床。」我裝着禱帶說。

他見我穿着污舊的絨線上衣，親自去打洗臉水時，他連忙從被褥裏伸出手來搖擺着說：「杜先生，杜先生，你放着，等一會有工人倒水來的。」說畢，他叫我桌上的叫人鈴按三下，果然立刻有一工友雙手端着鉢炭火進來了，聽從我那朋友的吩咐，先替我打來了洗臉水，然後生燃了火盆，再次是抹桌子擦地板，洗茶杯……

起初兩三天，我以為他是客氣，後來我很快也就知道他的意思了：「像你這樣潦倒的樣子，穿着污舊的衣服去打水，去到後面穿插，會對我的臉面有損的。」或者甚至說：「你總不好意思天天要我叫工人替你打洗臉水吧，你每天總不能說不洗臉吧，要是這樣，在精神上無形中逼得你住不上三天，就非搬走不可了！」

他的心思，我的確是沒有猜錯，因為我發現和他隨便擦擦大或來的貴客時，他那愛理不理的，甚至鄙視的神情，是很明顯的了。

有一天下午，我在圖書館內看了書出來，隨便在一家小吃店中吃了頓經濟飯，慢慢地同去，走到門前，忽聽見房間內有悠揚悅耳的音樂聲，待我走進門，室內已佈置成一個舞廳了，我的牀鋪也引移到那里去了。留聲機打開在窗台上，兩隻紅綠的電燈，照在光潔可鑑的地板上，映出幽麗的舞影。來的客人，都是衣冠楚楚的，不

它是在；我們熱烈地工作，工作到每一個明天，都能發現自己已經比今天進步。

雖然，學海無涯，時不我許，跳動的心臟，是一面可怕的長鏡，它鑿出毒險的塗葬進行曲，送我們進入坟墓。

但是，在這廣漠的戰場，在這人生的營幕，你要做一個奮鬥的英雄，不要做一個被驅逐的啞獸。

你捲起「美麗的將來」的幻景，你埋葬「已死的過去」的殘骸，你要帶着勇敢的心靈和上帝的庇佑，在可靠的現實中工作。

祇有這種偉大者的人生，才能使我们純潔、高崇，在離開這世界的前夕，才能有一點痕跡，印上這時間的影片。

讓那航行在茫茫的大海，受着風暴和打擊的弟兄，去發現我們的痕跡，激進他更勇敢的熱情。

我們要懷着填命運的心理，急急直追！繼續前進！勞苦工作！等待時機！

是當地最高機關裏二等官員，便是銀行界的鉅子，不是有錢的市會，便是有閒的小開，一對一對擁抱着紅粉的結兒，在「蓬萊」裏裏起舞。我那位朋友也擁着一個紅嘴鵲髮的時代女郎，在忘情的舞着，對於站在門口的我，似乎沒有瞥見。「華爾茲」、「戈壁」、「探戈」，一個一個的曲牌奏去，室內充滿粉香肉香，狂樂和狂熱。那兩個中學生今天也西裝穿得筆挺的；一個在照拂換留聲機的唱片，一個在整理窗台上一株冬青樹枝上的幾朵白棉花，和幾支小紅燭。我很奇怪，為什麼這樣替一株樹裝飾呢？我的眼光向上一移，見壁上掛着耶穌的畫像，這樣，我才恍然大悟，今天是聖誕節了。

今天既然是聖誕節，我不妨到街上去遊逛一陣，藉以觀觀光，同時在這些貴賓的面前，自己也應當知趣的躲避一下，以免予我那朋友的體面有損。

快要「轉鐘」的時候，我才拖着疲乏的腿子，蹣跚地回來，看見室內，祇有工人在那裏收拾狼藉的東西。據工友說：我那朋友同客人們一道出去「消夜」去了。工友幫我扶牀鋪榻就了，我一骨腦兒地鑽進被褥內去了，極力地想睡去，但腦子裏總是亂糟糟的，不知到了什麼時候，終於入睡了。但是做了一個大噩夢，不知怎樣的，我竟被幾個警察牽着在街上走，說是我有盜賊的嫌疑，要押送到地方院裏去。我聽了，感覺得非常之奇怪，我怎麼下流到如此田地去做賊呢？百思不解；捱兩旁的人們，都以冷笑怒罵的眼光望着我；我實在感到羞慚極了。這時，迎面飛馳來一輛公共汽車，我立刻猛可地向汽車頭前撞去，想請他給我毀滅時，忽地醒來，渾身大汗，天已大亮了。慈祥的太陽已窺視到窗簾上來了。我那

友人與兩個中學生都尚在甜夢中，我起身穿衣服時，忽然發現枕頭畔有一根銀子，主人公然發出逐客令了，他說我要在兩天之內找着新居住。我看了，並不覺得怎樣的奇怪，因為這是我預先料到有這麼一着的。

我不願意按鈴，使工友來替我打洗臉水，而驚醒他們的美夢，更增加他們的厭惡心。我祇得悄悄地去到一家茶館裏買點熱水洗一洗。

雖然有慈和的太陽，但冬天早晨的空氣，仍舊是有點刺骨的。

街道上已有不少的人來往了，不過人羣中最多的是到菜市場去買菜的工徒。婦女、奶媽，和挑着菜担跟蹤的連走帶跑的鄉下人。我不知道爲了什麼，好像熱熱鬧鬧的，也在人羣中茫然的匆忙的跑了幾條馬路，忽在一條沿江馬路上停住了，因為我看到一個兇狠的警察老爺，揮着「哭喪棒」，趕着一羣在馬路邊曬太陽捉風子的，與乞丐無異的難民，一個個馴服着，如羔羊般的，被逼進那曾被日本飛機炸毀了大半的「陰溝」破廟裏去了。那個警察又風風的揮動着「哭喪棒」，對着我們那熱鬧的人們吼叫了。我是繼續向前走了，可是我的心卻仍舊攪在那批難民身上，他們的饑寒，政府不想適當的方法去救濟，而連享受一點太陽的自由，也給他們剝削掉了，這是什麼社會？民主高唱入雲的今天，却沒有他們的份兒？日本鬼子趕走了，他們的國家呢？救濟署的救濟物資，他們祇能在宮廳外探望。……

「嗚哪」，一輛吉普車飛也似的迎面衝來，不是一個好心的路人把我迅速地拉開，真要做「吉普女郎」腳下的風流鬼了。

經過一驚駭，我的腦海裏倒清醒了，正因為清醒，我恍惚覺得做了一場夢！我爲什麼走到這

條馬路上來呢？何處是我的歸宿呢？這樣一來，倒使我躊躇了！

我抬頭看見對面不少的人在翹首看「站報」，我橫過馬路，擠進人羣，牆壁上貼的是「新潮日報」，我首先瀏覽大標題，忽爲一個消息把我的視線抓住了，說本省的廳長於今日乘中航飛機漢，稍作停留，即轉C市，我高興得幾乎叫出聲來，因爲廳長回來後，我的工作，就可以有眉目了。

在馬路上我一邊埋首走着，一邊苦惱的思索着今晚的睡處，還是厚着臉皮，對他的逐客令伴裝着不知呢？還是拿出我的牛脾氣來即時搬到旅館裏去呢？正在這個時候，是誰在呼喚我的姓名。待我抬頭去看的時候，却有點陌生，年齡不過三十歲上下，穿着風皮袍子，揀着大黑皮包，從自備小汽車裏走下來，說下一隻花貓皮手袋，同我緊緊地握手，他大概認出我對他有點陌生的樣子，所以他馬上就自我介紹的說道：

「老兄不認得我了？我就是錢鑫。」

「哦——」

原來是我在戰前的一位中學裏的同學，論時他就在偽組織裏，當了幾任鄉長，後來看到日本人投降了，他便趁機辭職悄悄地溜到C市來，將數年來搜括人民的血汗錢的一部份，偷偷地塞到一般從抗戰大後方回來的接收大官員的口袋裏，或他的太太的皮匣裏，於是他便逍遙法外。這些消息，我是老早就聽人說過的，但是我不知道他在C市做什麼事。

今天他很親暱的對我寒暄了一番，他就請我到他的煙草公司經理室內去坐，室內除了一對皮沙發，一對漆過的黃色木沙發，一對藤沙發，搨說得還相當藝術外，其餘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他把我胸前的證書看了看，愉快的說道：

「老兄在財政廳担任何種職務？」

「不，我現在辭了職。」我本想申明這枚證書，在無職時是應當繳還的，因為我覺得一個人沒有顯明的身份證，在城市裏是很多麻煩的，所以我偷的留下了。結果我並沒有說明，

「在省政府裏做事不是很好嗎？」

「因為志趣不合。」我扯了個謊。

「哦！是了，我知道老兄在大學裏是研究的政治經濟。」忽的提高聲音，「那麼另有高就嗎？」他睜着眼睛看我。

懶得復，我是失業了，可是我不好也不敢在這位久別的同學面前直說，我又只得扯謊：

「現在有兩個機關正在進行中，一個是民政廳，一個是海關。」

「呀！」他幾乎喜得跳起來了，「那很好，起碼都是科長秘書囉！我看老兄還是進海關的好，待遇復，將來對於我小兄弟還多多的關照的啦，哈哈！」

說着又連忙的起來，親自給我斟茶敬煙，對我這位在他心目中可能是科長或秘書的人物，更增進了一份敬重；我有些好笑起來，我想今天利用他這種心理，至少弄一個臨時寄宿的地方是不成問題了；於是我委婉的說出了隱衷。

果然，他十分表示歡迎，他說他一個人住一間房子，正嫌寂寞，搬來談談笑笑，是最好沒有的了。於是，我就約定今晚準備搬去。

搬去後，我就發現他的應酬甚忙，夜晚也很少回來睡覺，據他說不是赴宴會，就是去陪朋友打麻將。（他認為這是應付、交際）有時兩者是有不可分開的有聯鎖關係的。

第三天的下午二時，他請我同本市各界二等

開人在羅洲大酒樓與午飯，他說是為我接風，並藉以慶賀我受任要職。

飯後，各位男女來賓，假借酒樓交誼室，打開留聲機，大跳其舞，快步的「華爾茲」舞，把嘉賓們排成一個陀螺的方陣。這些人的舞藝，高下不同，有的輕快如「燕雙飛」，有的體態端雅，令人想起「老牛破車」。當休息的時候，由於主人的提議，一陣熱烈的掌聲後，在客人中走出兩位女「音樂家」來。

第一個被推出來的，是一個二十歲上下頗有姿色的女郎她扭扭捏捏的，怪不好意思的，足足十分鐘，才用粉紅的手帕遮住半邊面孔，唱了一隻「哥哥，我是你親愛的妹呀！」

第二個在一陣掌聲中笑容可掬的走出來，頗有電影明星的風度，兩手交叉，拱於乳峯之間，兩眼望着天花板，一隻穿玻璃舞鞋的腳，輕輕打着節拍，她的清麗而柔弱的歌子，使聽衆們的手脚，無形中同她打起節拍來了。一個性急的準備為她捧場的，圓白綉巾的小伙子，坐在兩個正點燃香煙的女客的旁邊椅上，首先癡癡地鬆下兩隻手來，當音程達到最高度時，他禁不住「好哇！」地拍起掌來了。

另外，一個胖胖的洋行跑街，正在給他那坐端着茶杯放出口渴喝水模樣的許太太，大談其地下錢莊被拆息的可憐。

我因為在主人敬酒勸煙的時候，多喝了兩杯，所以這時我實在有點支持不住了，於是向主人告辭回來，躺在牀上休息，後來迷迷糊糊的睡去了。

大概是午夜的時候，忽然「噹噹」一聲臥室的門打開了，我驚慌地從被褥裏坐起來，睜開惺惺的眼睛，見我牀前站着兩個彪形大漢，手槍對

準我的胸膛，兇狠地叫我把保險箱的鑰匙交出來，我立刻明白這是怎樣回事了，我說我是畫經理的朋友，暫住在這裏的。他又緊緊地追問畫經理藏在什麼地方？保險箱的鑰匙放在什麼地方？若不直說，馬上就叫我一命歸西天，我說經理不在家，對於這裏其他的事情，我都很陌生。

「哦！哦！」我的臉頰烙上了掌模痕。「你媽的，說呀！」

又進來了兩個不軍民不民的模樣的人，目光閃閃的，在室內搜索了一遍，就把我那朋友的三隻大皮箱，兩隻大藤箱一齊扛走了。我那用帆布套着的楠木箱，因為沒有上鎖，他掀開胡亂地翻了翻，沒有值得他們拿走的東西，失望地踢了一腳走了。

之後，那兩個持短槍監視我的人，覺得在我的身上探聽不出什麼線索了，於是他倆咬耳的商量了一下，決定一個仍然持槍對準我的胸口，叫我不耍動。另一個去滿抽屜裏換索什麼東西去了。這時，我聽見臥室外面，有許多輕快的急促的腳步聲，來來去去的，好像在搬大批的東西很忙似的，斷續地傳來受刑時掙扎的呻吟聲。

大概有一個多鐘頭之久，匪徒們才走了，我立刻趕到公司職員宿舍去，看見他們用棕繩一個一個地繫着，被關在一個房間裏，我開了門，替他們一個一個地解開，可是他們發現少了管庫主任被綁在倉庫的柱上，倉庫大開，剛由香港和廣州運來的大批的香煙，完全規走了。出納主任是兩手反綁着昏倒在出納室內地上，保險箱也大開，據說規走二千五百二十萬的現鈔，五十兩金子，還有公司職員們的金戒子，手錶與貴重的衣物，共計損失，大抵不下一億五千萬元。

我預備立刻打電話到亞洲大酒樓，叫董經理回來，誰知電話被匪徒打爛了，才改派一個工友去，二十分鐘的樣子，董經理匆匆的回来了，聽了庫主任與出納主任報告之後，不覺臉色慘白昏倒在沙發裏了。幾年來藉敵偽的勢力，辛辛苦苦（？）在老百姓身上括來的血汗錢，完全付之於東流了，這還叫他他不傷心呢？

我勸慰他，他不理，眼皮微微閉着，像在思索什麼的。我叫工友生了火盆，我自己去拿一床被褥蓋在他的身上，恐他受寒。

大清早他就出去了，不一會他引一隊警察同來了，在公司內各處查驗了一番，我那朋友跟一個巡官模樣的警察咕噥了一陣，馬上走到樓上去

了。結果，我同庫主任出納主任被警察帶走了，說我們有嫌疑，真是天曉得！

到警察局拘留所內，兩點鐘後才傳訊，我那朋友坐在原告人的席上，注視着我們對局長的答

話。出納主任審訊完畢即釋放了。理由是他假使與匪合謀時，則身上不會受很重的暗傷，同時，又是董經理的舅子，這一玩笑，不過是對他表示以桐成。庫主任的身上雖然沒有傷痕，而是他過去在敵偽時代的老部下，也還信任得過去，所以審畢也即釋放了。

可是輪到我的頭上的時候，特別審得通細，說我的嫌疑最重，第一、我的身上沒有很顯明的傷痕；第二、我那朋友的幾隻箱子都被拿走了，而獨我的一隻箱子未拿走；第三、董經理請朋友與飯的那天，爲何我先行返房；第四、我目前無職業；第五、爲何不到旅館裏去住，而找尋到董經理一塊兒住？所有的問題，雖經我一予以辯白，但是他們總不放心，審後又把我關在拘留所

內，到了下午，却把我移到地方院去了。到了這裏的第二天，把我傳訊了一次，沒有得到結果，又帶到那個陰濕沒人的黑洞裏去了。可是日子一天兩天的過去，總不見第二次傳訊。

據我打聽，說是檢察官的偵察工作還沒完畢。我自信沒有犯案的意思和行爲，所謂「真金不怕火來煉」，任檢察官如何偵察，對於我總是在沒有關係的。不過我着急的是工作問題，因為在前幾天不是見報載聽長要返C市的嗎？現在已是個把禮拜了，當然是回來了，假使再延誤幾天，那一科員的缺，當然會被其他的人補上了，要是這個機會失掉了，又到哪裏去找呢？何況我的遣費已經被「遺散」了三分之二，不能容許我再如此徘徊得過了。所以我必須設法寫信到我那同鄉介紹的孫科長，說我可以來，請他從中設法保留。結果花了兩千塊錢，向那管牢獄的老頭兒討來了筆墨紙，又花了一萬塊錢，請他給我傳遞去

的。大概兩點鐘後回來了，我原先幻想得如何圓滿的，而結果給我迎頭一盆冷水，說廳長已交下了人，請我另作方法，實在無法送命。天哪！這僅有的一錢希望都失去了，叫我到何處去！「另作方法」呢？何處又容許我想方法呢？我想這突然的拒絕，必有其他的原因在裏面，固然廳長交下的人，可以把我可能的座位上下擠下來，但是這次我的名譽上被污，不能說不受很大的影響。在如今「錢能通神」的社會裏，新的工作既無，而又被關禁於牢獄，既無錢請辯護律師，又無一親半友在外替我活動，何日出獄，真是渺茫無期？外面一般人不明案情的人士，一定以爲我失了業；外面一般不識風流的眼光看我，以防盜賊的「飢寒起盜心」，而管獄官風味也是應該的，所謂「將來即或宣布無罪出獄，恐怕跳到黃河裏也洗不清，人入將會以這混的眼光看我，以防盜賊的心理來爭免接近我，這樣一來，我不但是連工作找不着；恐連容身之所都沒有了；父母是期望我有成就，光耀門第，衣錦榮歸的；妻子是歡騰我在外面幹個大官，並且該沾了一身人所不齒的污名，是完全相反，而且該沾了一身人所不齒的污名，

陷入牢囚，幸虧他爲內戰的火爐所籠罩，不然他們知道了，該是如何的羞憤！難道「失望」着「一死百事了」！不知死了吧，何必老苦悶着「生」？生有什麼好處？尤其像我這樣的生，又有什麼意味？我生着，人類並不因爲我生而有餘，更不會因爲我消滅而有損，我簡直是一個多餘的累贅物啊！我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已三十歲的人了，死後三十年，又是我的世界了，我相信那時候的社會，固然是不是我理想中的，總要比現在進步得多。任何英雄豪傑，到頭來還是逃不出死的一關。而平凡區區的我，又有何留戀之有？我環顧四週，除那小窗口透出一點微弱的光亮外，是漆黑一團。渾身像置在冰窖裏一般，真有點抵抗不住寒氣的感覺，可與我同室的那些盜賊犯，却打着狡狴的牌聲，與遠遠的鴉鳴聲遙遙相應。我怕的解下我那雙半舊深統皮鞋的皮帶子，把皮帶解開，套上窗柱，然後踏著窗，套上我的頭子，我睜着眼睛，咬着牙，身子向下墜，起初感覺喉頭動得非常劇痛，繼而呼吸不順，心中像有一團惡氣往喉頭直猛湧，立刻昏厥過去了。

不知道了若干時間，我忽然感覺得身子像有人在按摩，鼻孔裏也好像有什麼刺激東西在攪動，喉頭的「一團氣」也漸漸向下墜，聽到腳響下便消散了，於是慢慢地睜開眼睛，看見自己是在鋪在很清靜的一間房中的牀上，墊和看自己是在棉的棉被，牀前站着一個白女帽的女護士，微笑的望着我，好像在說：「你心裏好過嗎？」兩臂一中年醫生的，撫摸着我的胸膈和手脈，我的一隻臂上寫着什麼，還有一個法醫坐在青年記者的旁邊，他時時看看我，時時看看記者的筆尖的移動，再就看看女護士的臉蛋和醫生的手勢，他大概是在欣賞，或者說說明其妙。

醫師見我蘇醒過來了，便停止了手術，扶我靜靜地躺在牀上。我覺得身體已很疲倦，急欲休息。青年記者本想趁這時採訪他的消息，醫師說讓我休息半小時再談話。我閉着眼皮，心裏那想，（什麼都不去想，也不願意去想，也不能去想。）



妻

Nashington Jahnke 作
石 屏 譯

我時常注意婦人們有一種毅力去支持一個男子落到厄運時以至於走向卑賤之境的危機，男子的厄尼彷彿能喚出女子一切溫柔的力量，她們有如此不屈不撓的精神與激昂的氣概，有時真是達到了登峯造極之境，我們看到一個柔和的女性生長在順利環境時，她是個嬌弱而依賴別人生活的人，而且經不起些微的挫折，突然之間，要振作她全部的心力來作她丈夫的安慰者幫助者，而以大無畏精神去忍受不幸的打擊，的確，天下恐怕沒有一回事會比這事更動人了！

恰似一杆葡萄藤，他那嬌嫩的枝葉永遠纏繞在一株橡樹上，藉以高舉到太陽光裏生長，而當那橡樹堅硬的主幹忽被雷劈壞了。牠依然用那搖擺的藤枝環抱著，使這破裂的樹枝仍能美艷地生長着，以享其天年。同樣，上帝也是如此地安排人類，一個女子，當她丈夫快樂之時，祇不過是他的裝飾品與依賴者罷了。但是當他受到意外的痛苦時，那麼她就成了他唯一的支持者與安慰者，很細心地去探索其所以悲歎的原因，溫柔地支持他的頹喪的

頭與完好他已經破碎了的心。
有一次我去恭賀一位朋友，他有一如花的美容是為強烈的愛情所組合的，我衷誠地對他祝賀：我說你沒有一個比這更好的福氣，就是有一賢德的妻子與一羣小孩子，當你在順境中進行時，他們會分享你的福利，否則他們便來安慰你，真的，據我的觀察，一個結了婚的男子陷入厄運時往往比一個單身漢容易恢復些，其原因不外乎他有着無力的小孩與可愛的妻子必須依賴他的扶助，這莫大的力量在驅使他猛勇前進，並且，其主因還是因為他的心靈有了家庭來寄託，仍然能保全他的自尊心，因為他發現了雖然外界都是黑暗的，而他在這裏依舊有一個愛情的小世界，自己恰像一個皇帝哩！單身男子則不然。總是易流於頹廢與自暴自棄之途，因他想到自己太孤立而且被世人所遺棄，他的心，也毀於不可收拾的地步，彷彿荒涼的大廈，缺乏了居主似的。

這些觀察，使我憶起了一個小小的家庭故事，這是我親眼所見的：我的學友萊絲里與一位美麗的女子結了婚，她是一位多才多藝，素來陶冶在詩畫生活中的女人，而卻沒有什麼嫁奩，然而我的朋友則有大量的財產，時時他總是很快活地預測着將要怎樣地放任她沉溺於各種嫵媚的韻事之中，並且幫助她學會一般女性所醉心的那些美麗的嗜好與想像。

他們倆不同的性格產生了和諧的組合。他是一個性情浪漫而多少帶了些莊重氣的人；她是一個極端活潑而快樂的人。我時常觀察到他以一種不可形容的快樂望着她在人羣之中以她靈活的手腕使自己成了快樂的中心，還有在衆人的贊美聲中，她的視鏡仍然轉向他的，彷彿她所要求的就是這方面的感情——愛的給與和接受，當地依靠在他的臂膀上時，她那苗條的身子反襯出他那魁梧雄健的身軀，她抬頭仰望他時，那種輕憐密愛的神情，似乎能喚出他一陣驕傲與快樂的情緒，為了她的嬌弱，他好像喜歡對於她這種負担似的，我想，再沒有那樣一對在早婚良緣的芳坪上前進，其前途比這更有期望的了。

不料在他們結婚後的幾個月，我的朋友突然連連接遭受着厄運，因為他以全部財產去營一件投機事業，忽而一掃而空，他發覺自己幾乎低落到貧乏之境了，而他知時常嚴守秘密不使外人知道，這種窮

悶的生活使得他面色枯黃，心兒破碎，他的生命簡直只是延長的痛苦，尤令他難受的就是面對着他的妻子時必須強笑為歡，因為他不願以自己的不幸去影響她，而她，以那智慧的眼睛去觀察，知道他近來多少有點不幸，她從他那改變的神色為隱隱的氣息中發現的，故不再被那勉強的慘笑所欺騙了。她用盡了一切靈活的溫和的方法去引回他的快樂，可是愈是安慰便使那憂愁的毒箭在他心中插得更深，愈是為了要愛她，愈易預測着自己將會使她窮苦，一時他又想到他臉上的笑容將會消失，歌聲也會停止，眼睛的光彩也將因憂鬱而消滅了。這時她那快樂輕跳的心將也會像我一樣被世界上的悲哀壓得很沉重。

有一天他終於跑到我這兒來了，並用他那深深失望的語調說出他的一切，我聽完之後，隨即問道：「你的妻子知道這些事嗎？」這一問使得他流下了悲哀的眼淚，「天哪！他喊道：『假如你能同情我的苦衷，請不要再提及我的夫人了。』為了她，幾乎逼得我發瘋。」

「為什麼不？」我說：她遲早總會聽得的，你決不能永遠瞞過她，這消息一旦被她知道了將會比你自已親自告訴她來得更可怕，因為一個自己所愛的人的新苦痛減輕痛苦的消息，並且真愛是不容許隱瞞

的，她覺得自己心愛的人兒一旦有了憂鬱，如果滿着她，彷彿這就是受了莫大的輕視和侮辱，那怕這隱瞞是爲了愛。

「啊！我——朋友，當我告訴她，說她的丈夫是一個乞丐，這對於她的期望給一個多大的打擊呀！簡直會把她的靈魂踏入了泥底，而她將放棄一切繁華的生活。一切社會的快樂，跟我緣織到黑暗與憂戚之中！告訴她我已將她從那定可使她永遠在光明的途中繼續前進的地位上拉了下來！——衆人眼中的明燈——衆人心底的欽羨，她素來是在奢華與富貴的生活之中長大的。又怎能忍受貧苦的生活呢？又怎能忍受人家的冷視？以前她是社會上所崇拜的偶像。呵！這一定會破碎她的心，一定會破碎她的心！」

我知道他的悲哀是一時不可抑制的，所以讓他盡情地奔放，因爲他能解憂，一直等到他激發的情感漸漸平息了。而他漸趨於沉鬱之際，我委婉地又回到本題上去，催促他立即向他的妻子公開他的事情，而他悲傷地搖著頭：……

「親切的快樂——你還有朋友們，親切的親友們。他們決不會因爲你貧窮而輕視你，而且並不一定需要一座皇宮，然後才可以與瑪麗生活得很快樂——」

「我到底能與她快樂地住在茅屋裏，我到底能與她走入貧賤與憂戚之中。我能：——願上帝賜福與她！願上帝賜福與她！願上帝賜福與她！願上帝賜福與她！不自禁地發洩一陣苦悶的情緒。

朋友！請相信我——我說着，走前一步，緊緊地握住他的手——聽我的話吧！她一定能與你同時進退，而且這時可以喚起她本性所潛伏的力量與熱情。這就是她勝利與驕傲的泉源。她應該很快樂，因爲她可以證明她愛你是爲了你的物品，凡一個好女性的心中都有一種極純潔的火星的光輝，在那榮盛的光天化日之下潛伏着，可是一到厄運的時候，牠就會燃燒起來，光明閃爍。沒有一個人會明白他懷中的女人是什麼，沒有一個人會明白她是一個神聖的天使——除非要在白和她共同經過這世界的熔爐之後。」

其結果如何，總有點不放心。誰能預料那過慣了優裕生活者的毅力呢？她那快樂的神情也許會因這黑暗下賤的低鄙之途而低落，也許她依然要堅持着那素來所沈醉的快樂之城哩！同時過慣了時髦生活的人一旦遭受失敗，定會感受許多痛苦，那痛苦是局外人所不了解的。總之，第二天我見到萊絲里時不能不有點驚愕，他打開了話匣子，我便問道：「她當時聽了怎樣表示呢？」

「她活活像一個小天使，這消息反而使她心裏得了安慰，她抱住我的頸子，問我近來是否即是爲了此事而不樂，然而，可憐的女子！」他又說：「她還不明瞭我們將要變化到怎樣的地步，她根本不知道貧窮是怎麼，她僅僅在詩裏得到一些抽象的觀念，它是含有愛的因素，她不會感到難受，因爲他的生活並未失去平日習慣的便利與文雅，等到我們實際去經歷那卑賤的照顧，然後的需要，可憐的屈辱時——然後才是真正的試驗。」

「但是」我說「你既已渡過了向她公開這消息的難關，那麼你愈早讓人知道你的秘密則愈佳，雖然現窮一事會使你難受，然這不過是片刻的痛苦而已，否則你便會時常在忍受預測的苦楚，貧窮還不及虛僞那樣能傷害一個破產者——聽做與空義的鬥爭——保持一個虛僞的

樣子一定會遭失敗，要有勇氣現窮，才能解除一切的苦悶。」這底一陣激動後，我覺得萊絲里完全同意了。他素來不愛虛榮，至於他的妻子也正迫切地在等待改變他們的生方式。

數日以後的一個下午他來訪我，他已將他的居所安置好了。在離城數里的鄉下租好了一間小小爲村屋，爲搬運家具而忙了一整天，那新住所里並不需要許多物件，只需極簡單的幾件就夠了。他把以前所有華麗的陳設物一齊賣掉，除了他妻子的豎琴以外，他說，這東西與他本身的關係太密切了。還是屬於他倆戀愛史中的一段事實，因他們戀愛時最甜蜜的時期就是當他倚着靜聽她那醉人的歌聲之時，我聽了這多情的丈夫這些浪漫的情緒，不自主地笑了。

他現在正要搬到那所新屋子裏去了。他妻子正是整天在忙着管理一切的設計，我對於這家庭故事的演變感到濃厚的興趣，當日正是一個晴朗的下午，我陪伴他同去。他被整日的疲勞所困頓了，他走出門外之後，我沉入了冥想之中。

「可憐的瑪麗！」隨着一聲長歎由他的嘴裏溜了出來。

「怎麼？她——我問——她沒有什麼事情吧？」

「什麼？」他說，突然現出一副不耐煩的面孔，「難道這還不算什麼？」要克服這卑賤的環境！——要闖在一間憂愁的茅屋裏——要勉強去操作下賤的家庭事務？」

「然則她恨這個變化不？」
「怨恨麼？一點也不，她不但怨，而且表現得很甜蜜，很滑稽，我從未見過她這樣高興過，她給與我一切的爱愛溫柔與安慰！」

「可飲的女子！」我喊了出來
「朋友！你說你貧困，我從來就沒有看到你這樣開過——你不會懂得一個婦人有了優越的美德就是無價之寶。」

「呵！我的朋友！但假如在茅屋裏最初的一次相見能平安地過去，我才能安心，然這是她平生第一次被領入一所卑賤的住所裏去——她整日在忙忙碌碌那些討嫌的事務——她開始懂得了家事的勞苦，——她才看到家裏缺之一切的華麗。——差不多現在每一件事都不及從前那樣便利了。她會沒精打彩地在憂慮着未來的貧。」

他這想像的情形也許有點可能性，我不敢抗辯，所以我們默默走着。

從大道轉了一個彎，便是一條小徑，樹木密集成蔭。使之形成隱退的情形，此時這茅屋在我們的視線以內了。牠的外表上顯出足夠的

貧苦，可供喜吟田園風景的詩人最好的材料，同時牠仍有一種令人愉快的農村風味，一株萎蕤茂盛彎曲的葡萄藤纏繞在屋子的一端，幾株大樹伸出牠們的枝兒嬌嫩地覆蓋着葡萄架，此外還有幾盆有趣的花佈置在門前以及前面的草地上，有一扇小側門是正對着——一條小徑開設的，由此門至大門必須要經過一些灌木林，當我們走近時，即聽到一陣歌聲，寒絲里連忙抓住了我的手臂，我們止步細聽，這是瑪麗在唱，用一種樸素動人的調子唱着她又夫所特愛的小曲。

我感到寒絲里的手在我的臂上顫動，他走前一步想聽得東清晰些，脚步踏在石上一響，一個光明的美麗的面孔由窗子裏伸出來，馬上消失了——只聽得一陣輕快的步伐——瑪麗跳着來迎接她的，她穿着一套潔白的村服，幾朵野花插在她的黑髮上。——一層嬌嫩的紅霞浮現在兩頰上，她笑容滿面——我從未看見過她的容顏如此地可愛。

「親愛的喬治！她喊着：你回來了，我真快活，我再三的在盼望你，又跑過這條巷子來接你，我在屋後面一株樹下佈置好了一張桌子。而且採了一些鮮美的草梅，因為我知道你愛吃牠——而我們又有很好的乳酪——况且這兒一切一切的事情都是如此的甜蜜和幽靜。呵！

她說着，把她的臂靠着牠，嫣然地仰望着他的臉，「呵！我們會多麼快樂呵！」

可憐的寒絲里當時情不可制了，他把她抱在懷裏——合攏雙手抱着她——再三吻着她，她不能說話

編輯室語

自上一個月我們發出定閱與徵稿的啟事後，各方讀者紛紛定閱，寄稿，這種愛護本刊的熱忱，實在使我們興奮，感激，收到徵稿的稿件不下六十餘篇，然而由於篇幅的有限，本期僅只刊出兩篇，一篇是一中石屏君譯的「妻」，另一篇是一職白青君譯的「人生頌」，我們真感到萬分抱歉。為了減少我們的歡欣以及對讀者的失望起見，從下期起我們決加開一欄「青年國地」，希望大家繼續投稿。

財富分配，為當前我國極嚴重的問題。所有財產都集中到少數人手中，大多數人却頻於破產，這實在太不合理，我們盼望政府應大刀闊斧的來幹一下，把既得利益集團打倒，然後經濟才有辦法。作者為國內名經濟學家，曾任國防部經濟顧問，現任北大教授，曾任紀錄甚詳，實與作者親筆無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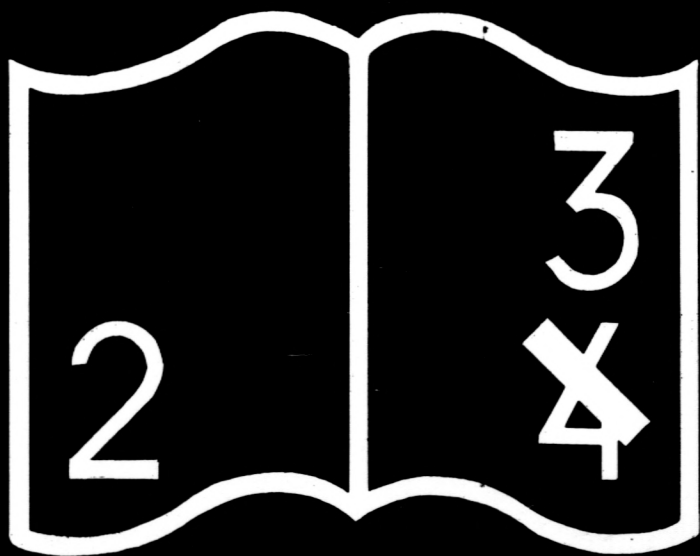
為文之道在思，作者為闡明「思」字的重要，特舉例詳加解釋，希望讀過此以後的青年朋友，今後讀書務宜多多思考。劉先生為新聞界先進，現任國民日報副社長，並主編中央日報「湘波」。

自美國社會鬥總發表援助希土文告後，舉世均為之震驚，美國為何要援助希土？援助希土對於國際的局勢影響如何？作者在「從希土問題看國際局勢」一文裏，分析得非常清楚。真不愧國際問題專家，李先生歷任各報總編輯，主筆等職，現任新湖日報總編輯。

吾儕青年，求學固屬重要，但修養尤其重要，有學問而無人格，其為害社會較無學問的人更大，羅先生在「青年怎樣修養共同承認的人格」一文裏，指示甚詳，希望讀者，切勿「走馬觀花」的看過去。學府風光，這塊期登的都是專科以上學校，從下期起我們想對中等學校，也酌量登載一點，希望各中學同學踴躍投稿。下期本欄是「滿目瘡痍話南開」及「平津學府一角」特此預告。

上次各機關會大裁員，弄得許多公務員都失了業，失業後生活無着，因之悲劇發生，「我從那裏去呢？」就是一篇血淚的結晶品，讀了此文後，想大家都會一酒同醉之淚。這期反映現實的作品，我們熱忱歡迎。由於篇幅有限，其餘不及一一介紹，就此擱筆。(青)

了。祇是眼淚由兩眼中擠了出來。後來據他自己告訴我，雖然他踏事欠住，而她的生活的確很快樂，那是他從未經歷過片刻的歡樂比這種生活更好。



应为 P31—32

各地通訊

鎮江風物畫

本刊特約記者白萊

筆者最近奉中央地政署及江蘇地政局之命，前往蘇北調查劫後農村慘狀，途經鎮江，曾小住六天，感謝這六天，它使我有緣一覽鎮江南的名城。

鎮江古名京口，也叫丹徒，清咸豐八年依中英天津條約開為商埠，地當長江，與運河的交通點，且有京滬鐵路經過，故交通非常便利，商業也因之發達，城內互相交叉的中山與中正兩路以及城外的大西門，同為大商鉅賈匯萃之地。

江蘇省政府原設南京，第一任省主席鈕永建氏，於十八年奉命由南京移駐鎮江，從那時起，鎮江就變成了江蘇的政治中心，鈕氏之後，葉楚傖、顧祝同、陳果夫諸先生，先後擔任江蘇省主席，對江蘇省之建設，均有不可磨滅之貢獻，尤以陳果夫先生為江蘇人民造福最多，人民至今懷念着他。

八一三事變後，省府遷滬陰，顧祝同再任主席，而由民政廳長韓德勤代理，旋即真除，戰局惡化，省府遷興化，更由興化而遷至皖北阜陽之公主橋，此後王懋功即奉命主蘇，迄今已六年，為歷任省主席之任期最長者，省府之臨時組織與黨部合併，僅設秘書處及政務、軍事、總務三廳，勝利後恢復舊制，現任省黨部主任委員為汪寶瑄氏，省府秘書長為陳言氏，民財建設四廳，則分別由王公嶼、董贊堯、董贊堯、陳石珍四氏任

之。

王主席為黃埔軍校創始人之一，對於江蘇省政，一本黃埔精神努力，勝利之初，江蘇無一縣乾淨土，全部為共匪控制着，然而一年半之後的今日，江南二十六縣已全部安定，而江北的三十七縣，也次第收復，雖尚有散匪出沒，但稍假時日，不難肅清。

在省府王主席的領導之下，各部門配合得極好，工作也非常認真，只有每禮拜日的下午，才有半日休息，民廳王廳長常川駐在滬陰，就近指揮蘇北綏靖區之復員事宜，財建兩廳在兩位董廳長的密切合作之下，頗能發揮「一人要做十人事，一錢要做十錢用」的精神，因此各項建設，莫不突飛猛進。

江蘇的教育與文化，向來居全國第一位，無如抗戰八年，元氣大喪，單就校舍一項而言，其損失便在三千億元以上，現在戰時遷往後方之學校，已次第遷回，學生總數已達十萬以上，即就鎮江一地而言，中等以上學校便有十餘所，儘管教師的生活清苦，也儘管學校的設備欠缺，然而無論教師與學生都能體認這是抗戰及剿匪的緣故，因此罷課、請願、遊行的不良現象，在這裏從未有過。

鎮江的書局，只有十幾家，除經銷各級課本及參考書外，大部份的書為荒唐的色情小說，諸如「狗男女」，「處女的血」，「王家女驢史」之類，看了令人肉麻，多少男女都受了這些淫書的吸引與誘惑，走上了墮落的路。

江蘇的新聞事業，相當發達，全省現有報紙七十九家，其中對開版十五家，四開版三十一家，八開版三十三家，鎮江的六家報紙悉為對開，它們的名字是：蘇報、江蘇省報、江蘇建報、江

蘇正報、新江蘇報及東南晨報，各報內容充實得很，編排守舊，校對太差，是其缺點，有待改進。

鎮江是一個佛教勝地，叢山深處，古剎林立，有如古詩所稱：「江南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隱雨中」，但是這些古寺經過了屢次的兵燹，所存者已不及十一，就中以金山、焦山、甘露、竹林、鶴林、招隱諸寺，最為盛名。

金山在縣城西北，離城七里，初名氏父山，因晉破苻堅獲氏賊道此山下故名，寺頭陀於江際獲金，始易今名，宋史：「元朮以海鹽進泊金山下」，即指此地而言，山之最高處稱妙高峯，上有留雲寺及清康熙御碑；下有慈壽塔高七級，登上一覽，江山如畫，令人胸襟豁然。山之西北，有金鰲峯，峯下為白龍潭，相傳為白娘與法海鬥法處；又有頭陀巖及天下第一泉，這裏便是頭陀得金處，有一泉亭，雅潔宜人。山之東北有日照崖及觀音洞，崖間刻日照二字，洞內琢觀音石像；山之東南有金玉巖，石色赤白，每當旭日東升之際，爛若金碧，灼如煙霞，故有紫金浮玉之稱；山之兩麓，有江天寺，為金山之佛寺，起於唐之斐頭陀，內有大雄殿，大悲殿及天王殿，供如來佛，十八羅漢及四大金剛，寺右之留玉閣，藏有蘇東坡玉帶。

焦山在城東九里大水中，為漢焦光避讎隱居之地，山有東西二峯，俗稱雙峯，東峯之上，有吸江亭，上有樓，觀四面佛像，二峯之外，中間尚有一別峯，旁側尚有一小焦山，山南之獅子巖及山北之觀音巖，均為名勝之地，前者有三獅環抱，後者有夕陽樓，遊人極多。焦山之寺，為定慧寺，其西廡廳壁有清道光中越州十五齡童子愛和所書「中流砥柱」四個大字，寺內方丈

恆星及其進化的程序

• 田 渠 •

恆星和行星的區別，大家都知道：從前以為恆星在天空中，有一定的相對位置。至於行星的位置，則隨時變更。實在，恆星的相對位置，並不是固定的，不過牠的變更頗小，須經過頗長的時間，始能發現。這種運動，名曰自行 (Proper Motion)。恆星自行的真實速度，常常大得驚人；只是牠的距離太遠，所以表現出來的角移頗小，短時間不易看出耳。

在天空中肉眼所能看見之星，約六千顆。吾人在此北半球所能見者，約為三千。應用 M. Wilson 山天文台之百吋大返光鏡，可得十五萬萬顆。至於星之總數，究有若干？有人計算，以為至少應在 10^{11} 顆以上。

吾人目視能見之星，明暗程度，已非一致。詳加觀察，則見不僅亮度不一，其顏色亦非一致。例如獵戶座 2，即參宿四 (Betelgeuse) 之顏色頗紅頗亮；而獵戶座腰刀三星，亮度雖為微弱，然顏色為藍星。於是羣星之物理組織，實為一類有美趣之題材。雖其距離頗為渺遠，無法直接接觸；然以現代科學之發展程度，對此渺遠之天體，吾人已能獲得相當之知識。茲將羣星之亮度 (Brightness)，距離 (Distance)，溫度 (Temperature)，顏色 (Colour)，光譜 (Spectrum)，質量 (Mass)，體積 (Volume) 及密度 (Density) 等項，先作一簡單之概述，進而研究其發展進化之問題。

目力能見之星，古代天文學家已就其明暗程度，把牠分為六等；是為星等 (Magnitude)。最明亮之星約二十顆，是為一等星。其平均亮度，約為第六等星平均亮度之一百倍。於是 Pogson 規定：星等昇高一等，其亮減少 2.512 倍；即是一等星之亮度，為二等星亮度之 2.512 倍；二等星之亮度，又為三等星亮度之 2.512 倍；如是類推。然則一等星之亮度，為三等星亮度之 $(2.512)^2 = 6.310$ 倍，為四等星亮度之 $(2.512)^3 = 15.85$ 倍，為五等星亮度之 $(2.512)^4 = 39.80$ 倍，為六等星亮度之 $(2.512)^5 = 100$ 倍。百吋返光鏡所能見之星，可達二十一等。較第一等星更亮之星，則升為零等及負值；例如太陽之亮度，可達負二十六 (-26) 等；金星最亮時為 (-4.44) 等。由此定議，見星等愈大，亮度愈減；與吾人對於各種量度之普通規則，似相衝突。然應用稍久，自可養成習慣，而不致發生錯誤觀念也。

以上所述之星等，為眼視星等，或簡稱星等；可於天文望遠鏡上，附以各種光度計 (Photometer)，而直接測定之。倘應用照相方法以研究一切恆星之亮度，而定出之星等，是為照相星等 (Photographic Magnitude)。應用照相方法，便利之處頗多。惟因照片所感之光，其波長與可見光之光譜，不能完全相同。然則一固定之恆星，對此兩種方法求得之星等，常有相當之差異；於是發生一種色指數 (Colour Index) 之問題。其定義為

色指數 = 照相星等 - 眼視星等。

而以 A。類恆星之色指數為零。(此類恆星為黃色星，以後將詳述之)。按普通照片，易感藍光而不易感紅光。故藍星由照相方法所得之亮度，將大於眼視所測得之亮度；即是照相星等，將小於其眼視星等。故藍星之色指數為負數，紅星之色指數則應為正數。顏色愈紅，色指數愈大；顏色愈藍，則其負值愈大。

以上所述之星等，係就各星之表現亮度 (Apparent brightness) 而定。此種星等，應與各星球之真實亮度及其對於吾人之距離二者有關。吾人先研究各種星球之距離。此種距離常為甚大，故須設定各種特別之單位。天文學中常用之單位有二種：一曰光年 (Light Year)，一曰秒差距 (Parsec)。一光年，即為光線在一年所穿過之距離。按光之速度為每秒 5×10^8 公里，然則一光年應為此速度乘以一年所有之秒數，即是等於 9.461×10^{12} 公里至一秒差距則為由恆星至地球之直線，與恆星至太陽之直線所作之角為一秒時；該恆星至地球之距離，為一秒差距。一秒差距約等於 3.257 光年。

測量月球太陽及各行星至地球之距離時，可在地面同一子午線上，選定兩個地點；在此二點同時觀測天體，而求其所得角度之差，是為視差 (Parallax)。此二點之距離，名曰視差之底。此底邊之距離已知

，則可算出該天體至地球之距離矣。對於各種恆星，則難以地球直徑為底，仍嫌太小；其作成之視差，非天文儀器所能量出。對於較近之星，吾人尚可以地球軌道之半徑，為視差法之底；即是每隔六個月，連續二次測定各星球之方向二次，以其角度之差之半數，定為該星之視差。視差測定之後，再由地球軌道之半徑，即可求得該星至地球之距離。由此法求得各恆星之距離，為數約四千顆。較遠之星，則其視差仍屬太小，而此種三角測量之直接方法窮矣。吾人必須另求間接之方法以測定之。

間接方法有許多種。對於雙星(Binary Stars)，可由其週期及 Doppler 效應，求出運動定律，而計算其軌道之大小；再由雙星間之角距，即可求出該星對於地球之距離矣。最普通之方法，即為確定恆星之絕對星等(Absolute Magnitude)。一恆星之絕對星等，即為該星倘能移至距離為一秒差距時，所表現之星等。設以 M 表示一恆星之絕對星等， m 表示該星表現星等，及 d 表示該星至地球之距離，(以秒差距計)，則有

$$M = m + 5 - 5 \log 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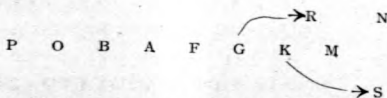
一恆星之絕對星等，又視其發光之總面積，及其單位面積之亮度而定。總面積與其體積或直徑有關；至單位面積上之亮度，則與該星球表面之有效溫度(Effective temperature)有關。此有效溫度之值，可由星球微弱之連續光譜測定之。

現在我們應開始研究恆星之質量了。恆星運行之速度，可分為角速度(Angular Velocity)，及視線速度(Radial Velocity)兩種。後者可由 Doppler 效應確定之。再由該星之距離，可以求出其實速度。倘能確定整個宇宙之中心，則由萬有引力定律及運動定律，可求得各星球之質量。惟宇宙中心之位置，尚難十分確定，應用此法，似有相當困難。幸雙星及聯星——即是三星，四星，甚至五星以上構成之小集團體，——均繞其公共重心而轉動。由其運行之周期，速度及其軌道之大小，可以求出該星之質量。在恆星中，此類星球又占其大多數，即是大部分恆星之質量，俱可由此法求得。結果見各種恆星質量之差異，並不甚大。太陽在羣星中，質量不為甚大，亦不為甚小。設以太陽之質量為一單位，已知最重之星，如大大二十七(Canis Major 27)為四聯星，其總質量約為太陽之一千倍。Plaskitt 雙星，其總質量約為太陽質量之一百四十倍。唯此屬於例外，質量大於太陽質量十倍之恆星，實頗少見；而小於太陽質量十分之一者，則尚未找到。

各種恆星之體積，前已提及，間接可以影響於其絕對星等。對於體積較大，或距離較近之星，可用干涉儀(Interferometer)以測定之。結果見一切恆星，顯然可以分為兩類：巨星(Giant)及矮星(Dwarf)。巨星之體積，常甚龐大，例如鵝鵝增二(Mira)內部，可容太陽三千萬個；參宿四之直徑為太陽直徑之二百九十倍其體積，為太陽體積之二千五百萬倍，而其質量僅為太陽質量之四十倍。心縮二(Antares)尤為龐大，其直徑為太陽直徑之四百八十倍，(太陽直徑 865000 哩)；畢宿五(Aldebaran)之直徑，為太陽直徑之三百餘倍。且此種巨星，多屬紅星及黃星。紅巨星之體積又較黃巨星體積為大。通常之紅巨星，常可容太陽百萬個於其內，太陽則為矮星之一。在矮星中，太陽之大，可比犬羊在動物中之階級。犬羊雖較巨獸象等小，然較之蝸蝓，則遠為巨大也。此種矮星，體積亦不一致，白星較大而紅星最小。太陽為黃色星，介乎白星與紅星之間。此外尚有一種矮星，體積較紅矮星尤為渺小，而顏色為白色，是為白矮星。例為 Van Maanen 氏星，其體積與地球相似，鵝鵝增二亦有一伴星為白矮星，此雙星在天空中，可比白蠅繞紅象而飛。

現在應該開始研究恆星之光譜了。

恆星除其微弱之連續光譜外，尚現出各種線譜及光帶，甚為顯明。近代天文家遂由其各種光譜之特點，而分恆星為許多類。此種光譜，不僅與星球之溫度有關，且與組成星球之各種物質，及其游離(Ionisation)狀態有關，對於星球組織，甚為重要。分類之法，以 Cannon 女士在哈佛學院(Harvard College)所定之系統，最為適當，其類別可用下列系統表示之：



在上表中每一字母表示一型。從 B 至 M 名曰程序星(Sequence)。O 型及 A 型為白色星，F 型及 G 型

為黃色星，K型及M型為紅色星。最前之P型，相當於各種星雲之光譜。O型則可以一種特別之Wolf Rayet星為代表，為一種青白色之星。其後之二分支R及N，各有其特別之點。S型之光譜，則多屬於各種不確定之變星。從前并有在F及O型之間，加以一新類Q，以表新星(Nowae)之光譜者，現此一型已不用矣茲將各型光譜之特點，概述於下表中：

星類	舉 例	光 譜 特 點
P	獵戶座(Orion) 星雲	通常恆星光譜，多為暗線，即是多為吸收光譜。此型恆星之光譜，則於微弱之連續線上，僅現出少數之輝線；即是發射光譜。主要光譜為氫游氣及游離鈣之輝線；另外尚有少數未知之輝線如 5007, 4959, 及 3727A。現已知此三線為高次游離 OIII 及 OII 之禁線 (Forbidden line)
O	船帆座 r 及 Wolf Rayet 星	連續線之紫外光譜頗強，並現出炭，氧，氮，等高級游離輝線，及游離鈣，中性鈣與氫之輝線，亦有有暗線出現者，但尚無金屬線出現。
B	獵戶座 B, r, s, c 及 角宿 (Spica)，軒輊 十四 (Regulus)。	自此型以後，連續線上現出許多暗線而無輝線矣，對於此類，以氫及中性氫譜為最顯，並有游離氫線之存在，故氫線為此類星之特點。亦有氧，氮，硅等之暗線，至氫線則頗為微弱。
A	天狼 (Sirius)，北河 二 (Castor)，織女 (Vega)	氫之暗線特別顯著，鈣鎂及各種金屬之暗線亦漸顯出。
F	南河三 (Procyon) 老人 (Canopus)。	氫線較 A 型稍弱，鈣之 H 及 K 綫則頗為顯著。此外尚現出鎂，鋁，鉻等暗線。
G	太陽及五車二 (Capella)	與太陽之景同型其 H, K 及 G 綫最弱，氫線較 F 型微弱，僅現出 H α 至 H ϵ 五綫，而金屬綫較 F 型特多。
K	大角 (Arcturus)，北河三 (Pollux)，畢宿五 (Adebaran)	為黃色星。鈣之 H 及 K 綫為最強，g 綫漸較 G 更強，連續線之紫外綫漸弱。
M	心宿二 (Antares)，蒺藜增二 (Wira)，參宿四。	紫外之連續線更短，故為紅星。鈣綫仍顯著，尤以 TiO $_2$ 之綠色吸收光帶為其特點，中性鈣及各種中性金屬綫亦甚強。
R	S. D. 10, ° 5057,	與 K 型光譜無大差別，紫外連續光譜尚強，有炭之吸收光帶及中性金屬綫，中性鈣綫尤顯，似為 O 類之反型。
N	雙魚座 19	與 M 型相近，炭之吸收光帶頗強，並有氮，鎂，鐵，鋁及其化學金屬之暗線，有時並有輝線存在。

S	天鵝座 π , 仙女座 R, 雙子座 R.	多屬於不甚確定之變星之光譜, 暗淺及輝煌均有, 並有未知之線及光帶, 而以 463J 及 6470\ 光帶為其特點。
---	---------------------------	--

更精細之分類, 則一型尙可分為若干小組, 例如自 B 至 K, 俱分為十級, 如 $A_0, A_1, A_2, \dots, A_9$ 是也。B₅ 之光譜, 則介於 B₀ 及 A₀ 之間; G₅ 則介於 G₀ 與 K₀ 之間, 如是呈連續之變化。O 型則分為 O₂, O₃, O₄, O₅, O₆ 五組; M 則分為 M₃, M₅ 及 M₇ 三組; 近有改作 M₀—M₂, M₃—M₅ 及 M₆—M₈ 三組。有發射輝線者, 常於其右下角加以 e, 以表示之, 例如 A₀e 是。有特點者則加一 p, 例如 B₃p 是。其綫之輪廓特別顯明者, 附以 s, 特別模糊者則附以 n, 例如 A₀n 等是。O 巨星之前可加 g, 矮星可加 d 以表示之, 例如 gM₃ 及 dF₀ 等是。現出之綫特別顯明者, 則於其前加以 c, 例如 cA₅ 是。又由 Doppler 效應, 景綫應發生偏移, 然對於星之自行, 有時其 H 及 K, 却並不移動, 對於此類星, 可於右下角加 k 以表示之, 如 B₀ok 是也。

各種恆星之絕對星等, 與其星型有一密切之關係。M 型恆星之絕對星等, 顯然可以分為兩羣。K 型及 G 型亦可分為兩羣。至 F 型, 其絕對星等已不易分開。而 B, A 及 O 型則不能強分為兩羣矣。可分為兩羣者, 其一羣屬於巨星, 一羣則屬於矮星。由 M 型循其主要程序上升至 O 型, 凡屬於巨星之一羣, 其絕對星等幾無變更。至 B 或 O 型後, 其絕對星等, 循其主要程序而逐漸增大。至其表面之有效溫度, 均自 M 型上升, 至 B 型為數萬。M 型表面之溫度, 僅為三千度左右, G₀ 已超過五千度, 至 B 型則高一萬至二萬度矣。對於 F 以下至 M, 同型之星, 矮星之溫度, 常較巨星為高, 此點應由於星球大氣影響。

對於巨星, 其密度由 M 至 B, 逐漸增大。對於矮星, 則由 B 至 M, 其密度又逐漸增大。即是其密度增大之方向, 與 7 字形寫時之次序相同。於是 Lockyer 及 Russell, 先後發表其恆星進化學說; Russell 之學說較為合理, 茲概述之於下:

Russell 認為一切恆星, 其最初之密度頗小, 溫度亦頗低; 即是一切恆星之幼年, 均為 M 型紅巨星。由重力之作用, 以後逐漸收縮而發熱, 於是體積漸小, 溫度漸高, 由此二效應之互相抵消, 故其絕對星等變更之範圍頗小。故在上圖中, 巨星為一橫列。惟其溫度增高, 其光譜漸變, 而星類遂由 M 漸升而 K 而 G 以至 B 類。至 B 類後, 體積已縮至相當程度, 從此變為矮星。雖其體積仍繼續縮小, 然領為緩慢, 由穩密收縮所發生之熱量, 不足以抵消表面由輻射所減少之熱量, 於是其表面溫度逐漸下降, 光譜逐漸變更, 而星類遂由 B 或 A 再降, 終達於 M 類。是時輻射仍繼續進行, 結果將成為暗星, 非目力或各種天文儀器所能直接觀測矣。然由間接之推論, 例如由變星光度之變更, 可以證明此種暗星之存在。

按 Hertzsprung 程序, 由 B 至 M 各型恆星之平均質量, 逐漸減小, Russell 認為星之進化, 如其質量較小, 則常不能上升至 B 類。即是達 A 型後, 即變為矮星而下降, 質量漸再小, 甚至有不能達到 A 類即已開始下降矣。於是 Russell 說:

「給我以一恆星現在之質量, 密度及溫度, 我可以指出該恆星過去及將來之情形。」

蓋由溫度可以確定其光譜及其星型由密度可定其為巨星或矮星, 由質量可以確定其會上升或可能上升而達到之星類也。

另外各種矮星之質量愈小, 其速度常愈大, 於是 Sares 作成其恆星動能之平均分配說 (Equipartition of the kinetic energy) 即是認為一切矮星之動能 ($\frac{m}{2}v^2$), 應為相等。然則矮星應有悠久之歷史, 由其相互之影響, 始可達於此種狀態。此點似可確定恆星進化之方向, 為不誤也。

Russell 此種學說, 亦有其不完全之處。按物質構造, 有電磁問題, 地球表面有一磁場, 太陽表面亦有一廣泛之磁場, 然則恆星內部除引力外, 有無電磁力之作用, 尙屬未能解決之問題。

另外由體積收縮所發生之熱量, 似不足以維持恆星悠久輻射之歷史。例如地球年齡, 自有堅實地殼以來, 至少當為 2×10^3 年然則太陽之歷史, 當遠大於此數。假設太陽最初, 係由稀薄之星雲作成, 則由凝結而達現在之密度, 其發出之熱量, 僅足以維持太陽輻射 6×10^7 年。故簡單之收縮說, 實不能解釋恆星輻射能之來源。惟現在已知質量可以轉變為能量, 例如由氫原子可以轉變為氦原子, 以及其他更重之原子。轉變時損失之質量雖微, 但所變成之輻射能量則謂為巨大。此種能量, 似可維持紅巨星升至高溫之白星

。再由白星而降至紅矮星之輻射，至 10^{14} 年之久。於是 Russell 復認為恆星先由收縮以次增其內部之溫度，及達到一定限度，則某種物質突然轉換為輻射能，於是質量減其體積縮小，而溫度增高。再達於另一限度，第二種物質又突然轉變而為能量，由是而第三種，第四種物質。按巨星之平均質量，常大於矮星之平均質量，以及對於矮星，由 B 類降至 M 類，其質量亦逐漸小，似可證明質數之損失。Eddington 由理論方面，算出各類恆星之質量，與實際觀測所得之值，均為相近，似可以證明此種學說。至各矮星中心之溫度，則應介於一千六百萬度至三千二百萬度之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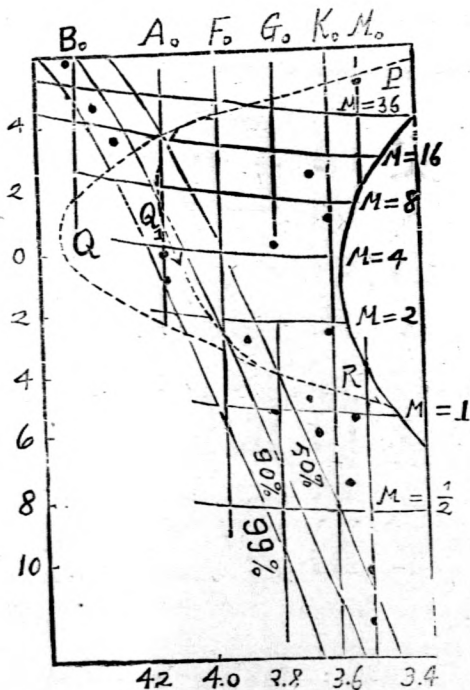
上述 Russell 學說，以為恆星是因收縮而溫度增高，其內部發生之熱量，係與溫度同增。Joan 以為此種學說，應引起不安定狀態；蓋發熱之量與溫度同增，即易認為輻射過剩之熱量，可使恆星之溫度上升，結果繼續剩熱，溫度將繼續升高，而達無窮大，然則星體將發生破裂矣。Joan 以為發熱現象應在物質變態時發生。此種波長極短之輻射，為周圍之物質所吸收，至表面而變為尋常之溫度輻射。

Janus 由數學方面之研究，將各恆星之質量，表面溫度，及發光量，連為一氣，而作成(一)圖，以表示恆星進化之情景。

在此圖中，係以發光量之對數為縱坐標，以溫度之對數為橫坐標，惟增大方向，係由右向左；並以稍帶傾斜之橫線，X 表示質量，及以由左上至右下之細線以表示恆星物質之電離度，蓋電離度對於氣態恆星構造之穩定程度有關係也。由圖見電離度大於 95% 之線以左，幾無恆星存在，此係極度游移狀態之下，物質或不能發揮其熱能所致。而在右邊細曲粗線之右，則相當於一種不安定之狀態。此區域介於巨星及矮星之間，故在此區域中，亦無恆星存在，以構成顯然不同之巨星及矮星兩種。恆星之進化，係由 P 點起，循各種拋物線，在圖中進行，以至 Q 點，其路線略如圖中虛線所示。其質量漸減，絕對亮度亦稍為減小，唯溫度則逐漸增大。過 Q 點後，溫度亦隨質量及絕對亮度而不斷減小，至 R 後，終將成為暗星。倘入於不安定之區域，則因急速之收縮，體積驟減，溫度驟增，而成為白矮星矣。唯實際情形，恆星進化，不易超過電離度 95% 之線以左。故不能達到 Q 點而常循 P, Q, R 之線以進行。至龐大之紅巨星，在中期以後，可按一定週期，起激烈之膨脹及收縮，而變成透父 (Cepheid) 及類似之短週期變星。

。因溫度驟升之結果，終於迅速加入主要程序，而入於矮星之列矣。此點與觀測之結果，亦頗相吻合。

至物質在恆星內部變態之方式亦有幾種說法：最早所認識之變態，係為天然放射原素之崩潰，此說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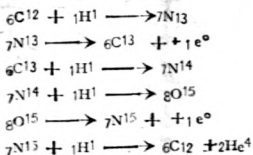


內政部登記
郵政管理局
執照第九七一號
新開紙類

會應用於解釋恆星輻射之熱源。較新之說法有兩種：

(a) Gamow 與 Schoenberg (1940) 能之帶走法 (Urca Process)。即是假設各原子核吸收一個電子，變成原子序數少一位之元素而放出一個反微中子 (Antineutrino) 後者復可轉變為原來之原子核及一個電子，而同時放射出一個微中子 (Neutrino)。此反微中子及微中子之射出，均可帶走相當之能量。按微中子之理論，在物理學中，尚無穩固之基礎，故此說不甚得各學者之贊同。

(b) H. Bethe (1939) 炭氮氧循環法。此法係假設炭原子核連續吸收質子而變氮及氧之原子核，由連續放射正電子，最後仍變為炭原子核，而同時做成一氦原子核。其反應如下：



式中各字母左下角之指數，係表示原子序數；右上角之指數，則表示其原子量。(完)

代郵

(一) 本期稿擠，下列各作者稿件，移下期刊出，敬希鑒諒，計
 民南大學歐陽毅先生，大公報莊興
 先生，湖大蘇業堯先生，省政府高宇
 詩兄，社會處牙林兄，民政府高宇
 兄，交團部黃丁甲兄，衡湘月波兄
 ；廣州夏新林兄，南京天俠兄，天
 津海張兄，北平鄧世傑兄，永順劉
 慶揚兄，一中郭道輝同學，五師胡
 有祇同學，一師吳奇鈞同學，四中
 黃民時同學。
 (二) 舒紹軒君：大作「異禽
 先生」，由中興日報文晞兄割愛轉
 來，原擬本期登出，惟是否發表轉
 ？尚祈示告。並勝感戴賜稿。
 劉青拜啟

湖南青年

第七卷 第十二期

社長 李樹森
 主編 劉楚威 劉青
 發行者 湖南青年月刊社
 印刷者 中興印務館
 經銷處 全國各大書店
 社址 長沙熙寧街

中興印務館

印刷精良

設備齊全

交貨迅速

價格低廉

館址：長沙
 湖春路
 營業處：長
 沙中山西路

每本售價七百元。